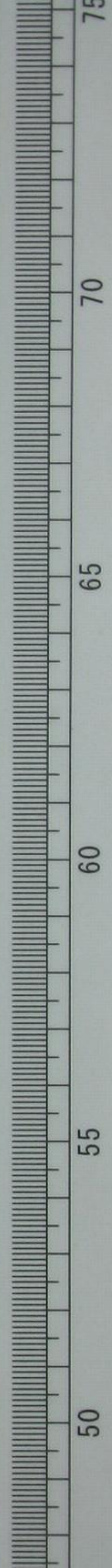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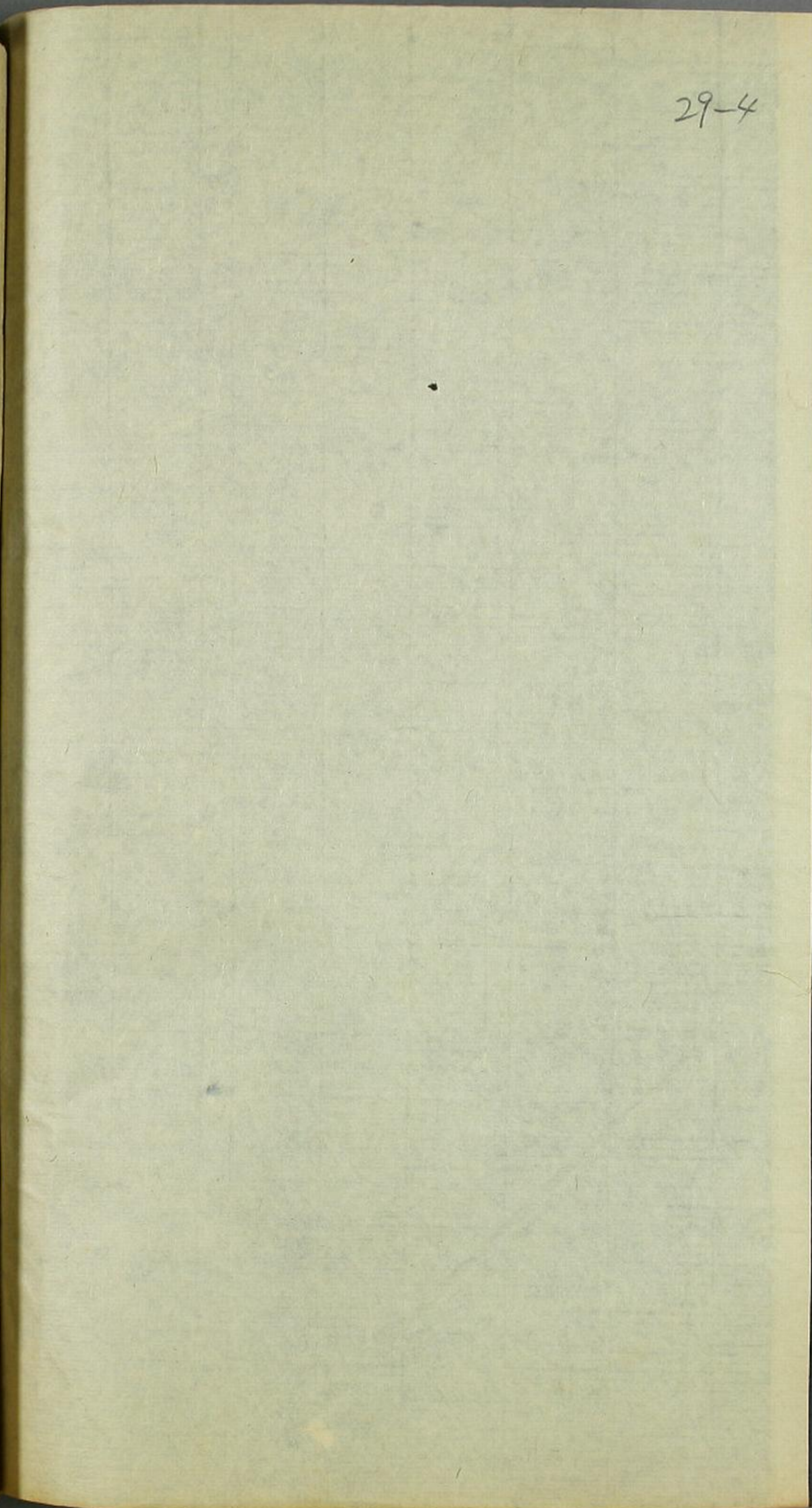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7
4





文庫 17
W137
4

櫻山文庫



杜詩闡卷十二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 上元二年

建都十二韻

據舊註。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黃曰。上元元年。建五都。二年。停。是年復建。皆非。此建都。是單建南都於荊州。

蒼生未甦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建都

分魏闕。下詔闢荆門。六句建都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

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塔正。終愁萬國翻。六句建都失策牽

杜詩闡卷十二

010185186879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吾氏寄

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廷哭遙憐湘水魂四句追言疏救

房瑄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

四句自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輝照北

原四句挽合不必建都意

今日民困未蘇外寇未息所急者救民滅寇若盈庭之議何益黃屋也側聞建都荆門以扼吳蜀夫荆門雖闢恐失東人之望南都雖建其如西極猶存蓋東人所望者在清河北之寇而西極所都者亦為上皇曾幸也夫危時不北伐雪恥大計乃築舍輕論恐三堦之正徒然萬國之愁難免耳紛紛建此者失在昔年不從房瑄之議追維瑄以分鎮得罪我以救瑄移官自歎為辛毗牽裾不能死爭反辱張鎬救免微倖漏網昔賈誼上治安策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曰可為痛哭者此也瑄議分鎮猶之漢廷哭窮邠州猶賈誼不合於絳灌遠謫長沙我於劍外悲之是湘水之魂遙憐而已今日流離江劍退

守田園自分諫垣此生無望青蒲之節終斷翠竹之根永埋我則已矣朝廷奈何不計長久徒使衣冠穰穰關輔昏昏哉為今日計但枉長安之日亟照河北之民翦安史靖中原誠能北照何必南圖也○初房瑄建分鎮之計賈誼進明乘間進讒曰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為之賀蘭進明乘間進讒曰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為諸王分領諸道節度使仍置陛下於沙漠虛無之地肅宗遂疎瑄後東南多故康楚元等作亂荆襄張維瑾等擅殺節度上元元年九月從呂譚請置南都於荊州以扼吳蜀之衝此詩因建都及疏救房瑄意深遠矣

蕭明府實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二句河陽縣裏雖無

數濯錦江邊未滿園二句覓桃之故

桃雖賤植非乞不與桃惟賤植百根非貪尤望乘此春前送至村上况明府是潘岳必有滿縣花我村在錦江須得滿園樹夫河陽無數取百根不見減村園未滿種百根不覺多明府幸勿靳哉○齊民要術云凡栽樹正

月為上時三月為下時公曰春前為送浣花村必春前送始及上時栽

憑何十一少府豈覓橙數百栽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

二句覓橙之故

飽聞橙木三

年大

公自注蜀人以橙為薪三年可燒

與致溪邊數畝陰

二句覓橙

地當西者夏日最酷草堂在塹西亟須茂林耳此我幽心非少府誰見及此但所須者止為礙日計橙木足矣蓋橙木易長三年為期數畝之陰必須數百少府誠勿靳塹西成陰有日哉○自注雖曰充薪詩意但取礙日堂成詩曰橙林礙日吟風葉

憑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出羣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梅

二句松

欲存老蓋千年

意為覓霜根數寸栽

二句覓

我意中有樹落落出羣者既非檉柳青青不朽者又非楊梅必也松樹松有老蓋千年之意然不始於老蓋苟欲存之亦始於霜根數寸耳我從子覓為故此故也○此章全是自寫世人皆檉柳楊梅耳落落出羣青青不朽何人足當草堂中人是也橙大三桃七八年便老十年則死至於松非歷千年不成老蓋後公寄題草堂曰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其難成可知於桃期滿園於橙須數畝於松止覓數寸蓋千年之蓋始於數寸之根嚴武再鎮公歸草堂四松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則數寸之根自有千尋之勢嗚呼公於草堂經營上元斷手寶應將為投老計未幾成都亂作往來梓閬其心常在草堂其身休息草堂者曾無幾時三年橙木未得一薪之用况此松根冀其成立十年之計久置度外老蓋千年姑為松言之云爾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

華軒鵲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

二句竹

江上舍前無此

物事分蒼翠拂波濤

二句覓竹

舍前須竹明府有之我他年曾到華軒其亭亭者已見
其出縣高矣今日江上波濤須拂蒼翠明府幸分數株
植之江上竹枝蒼翠與波濤俱遠矣

詣徐卿覓果子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二句覓果子石笋街中却

歸去果園坊裏為求來二句詣徐卿

欲食果先栽花草堂少花也欲栽花先覓子梅李俱可也惟徐卿家果種最多徐卿家住果園坊我詣徐卿後誠得果子即從石笋街退歸或問我從何處來從徐卿果園坊求果子歸來也

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盃公自注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二句大邑瓷盃君家白盃勝

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二句于韋乞

瓷之佳者輕堅為最惟大邑所燒者為然蓋扣之聲如哀玉名傳錦城耳吾茅齋中得君急送亦覺可憐而珍惜之蓋君家之物當與君家共憐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

客逢春可自由四句裴迪見寄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

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四句自述和詩意

聞子登蜀州東亭忽動詩興無異何遜在揚州作早梅詩此時子送者是東亭客乃所懷者非東亭人對如雪之花遙憶我也此時子所憶者是成都人乃子所送者非成都客逢早梅之春其何能自由耶幸止寄我以詩耳若使折花貽我我見花開益傷歲暮然子既貽詩我見詩如見東亭梅花因憶故園梅花不知亦無恙否也鄉愁自此彌亂耳夫幸不折來若為看去東亭梅花已攪余心無奈江邊一樹垂垂又發其催人頭白奚止傷

歲暮亂鄉愁而已。幸不折來，暗用陸凱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意。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領下帖石防隕岸，開林出遠山。

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餅中得酒還。

我耽高臥，春來不敢者，幽事關心耳。幽事惟何，大凡事之將來者，貴圖諸早，只如此岸，石隕而後防不及防也。帖石於未隕，終無隕患矣。勢之在遠者，貴圖諸近，只如此山林，隔而望山，山終不見也。開林於几席，遠山不能遁矣。既帖石，則一丘之內，曲折以藏，既開林，則緩步之餘，躋攀不礙。至於城市，付之僮僕，誠得酒還，幽事真遂哉。○人有經濟者，山林丘壑，往往而寓，公當垂老，客處他鄉，乃曰：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益有不肯自廢者。豫州聞雞，廣州運甓，不過此意。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二句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

野花留寶曆，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曲，寥寥不可聞。六句

當年相如有消渴疾，誠好色之尤也。雖多病後，愛慕文君不衰，生前如此，追維滌器當壚日，曾有酒肆，今人間世猶是也。相如安在，亦酒肆人間世耳。相如善鼓琴，嘗以琴心挑文君，因有琴臺。今日暮雲猶是也。相如安在，亦琴臺日暮雲耳。惟是野花朵朵，寶曆疑留，蔓草縈縈，羅裙猶見，安得起相如而問之，惜乎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此曲寥寥，不可復聞，千載下徒流連於相如之鍾情而已。○酒肆為相如藏身玩世之所，相如看得人間世，都作酒肆觀，酒肆人間世，五字着眼。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只作

披衣慣，常從漉酒生。六句正見無俗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結足全意

荒荒無色野日澹矣。泯泯無聲春流寂矣。蒲生自天原不擇類。一隨地產而有。徑由自人。本無常處。一趨門向而成。莊子有披衣者。我披衣之餘。更有何慣。陶潛只漉酒耳。我漉酒而外。無以為生。所見者野日。所聞者春流。渚蒲有而生意閒。村逕成而行踪少。披衣本非待客。漉酒聊以陶情。可謂眼邊無俗物矣。俗物最敗人意。有俗物則不病而病。無俗物即病亦不病。甚矣俗物可憎也。

江臯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六句都寫嬾意近識峨眉老。公自注東山隱者知予

嬾是真。收足全意

江臯幾時忽已仲春。花下難逢幸復清晨也。此時江臯花下。有鳥焉。我仰面貪看有人焉。我回頭錯應。意在鳥不在人也。繼而讀書難字喜其已過。因而對酒滿壺快其頻添。嬾使然耳。嬾與物接。故貪看鳥。嬾與世親。故錯應人。嬾於求解。故難字聽其過。嬾於獨醒。故對酒不醒。頻大抵擊拳曲踞。與人款款者。都由於僞。嬾是我之真。此意峨眉老知之。蓋峨眉老非俗物也。

客至。公自注喜崔明府見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四句客至盤餐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離呼取盡餘杯。四句待客

當此江村水泛。彷彿浮家。訪我者止羣鷗耳。所由落花滿徑。門只常關。明府至。喜可知也。何以款客。我舍南舍北一望皆水。市遠矣。愧無兼味。我盤餐粗糲。不惟市遠。家亦貧矣。只有舊醅。此時思一對飲者。羣鷗而外。絕無一人。計惟鄰翁。明府不嫌。隔離呼取共傾餘杯。不亦可乎。○市遠。即春水詩。南市津頭。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畔七章要會獨步二字蓋尋花原獨步佳也當時江畔其人惟斛斯六其地惟少城黃師塔甚而黃四娘家耳足見江村無主旅客寡徒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二句尋花之由走覓南鄰愛

酒伴公自注斛斯融吾酒徒經旬出飲獨空床正見無處告訴

尋花於斛斯家江上花開春色惱人哉凡惱可解此惱絕不可解何不徹也惟惱不徹故思告訴於人而又無處只顛狂耳因思南鄰酒徒有斛斯六者庶知我惱乃走覓相左家只空床其經旬出飲者亦似惱不徹思告訴於人也

稠花亂藥畏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二句江上尋花詩酒尚堪驅

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二句尋花之意

尋花江濱我行江濱一路稠花亂藥不禁行步欹危者實怕春也我尋花又怕春豈真有怯於春若論詩酒我雖白頭尚堪驅使蓋人之輕白頭人者只為料理未可量也料理我者誤矣○驅使詩酒實有才情意氣入都被詩酒驅使則苦於詩困於酒且詩酒亦何樂得此輩驅使之若能驅使詩酒則立身詩酒外自然指揮如意不受束縛公曰詩酒尚堪驅使在廉將軍被甲上馬馬伏波據鞍顧盼意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二句尋花報答春光知有

處直須美酒送生涯二句尋花之意

尋花江深竹靜處我江村原有八九家若論江深竹靜處實不過兩三家耳此兩三家其花紅白間發一何多事花猶多事如此人欲報答春光豈無其處計惟美酒斷送生涯庶不見笑於紅白兩花也○公嘗曰爛醉是生涯此曰美酒送生涯莊子曰我生也無涯夫生亦何涯公始終以酒為涯云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二句尋花誰能載酒開金

蓋喚取佳人舞繡筵

二句正見可憐

尋花少城。蜀都亞以少城。我草堂在西郭外。少城恰當東望。此地有樓。樓在百花潭上。少城高樓。煙花滿眼。有何可憐。可憐者。似此百花高樓。斷須載酒。喚佳人而共醉。今也無人。故可憐耳。夫至少城高樓。載酒無人。不真獨步。尋花與。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

二句尋花

桃花一簇開無

主可愛深紅愛淺紅

二句正寫懶困

尋花黃師塔前。犀浦東有黃師塔。我獨步至此。春色困人。賴有微風可倚耳。所見桃花一簇。紅白不同。淺深皆好。花無主。愛亦無主。真懶困哉。倚微風。說得風有情。他日又曰。微風倚少兒。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二句尋花

留連戲蝶時時

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二句點染四娘

尋花黃四娘家。黃四娘家宜有花。花宜千朵。萬朵。壓枝滿蹊矣。於時蝶戲枝頭。對人欲舞。鶯嬌樹裏。見客方啼。黃四娘其戲蝶嬌鶯哉。尋花至此。真爛熳矣。

不是愛花只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

二句尋花之意

繁枝容易紛

紛落。嫩藥商量細細開。

以惜花結

發明尋花之故。我尋花者。愛花也。愛花念重。則生死為輕。夫愛花耳。豈欲至此。但恐花落。易盡。老景相催。所以到處尋花。皇皇不惜。彼繁枝已落。何其容易。嫩藥未開。正好商量。凡物易開者。易落。當其開也。細細及其落也。不至紛紛。此我尋花之意云爾。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

二句春水生

鸕鷀鸕鷀莫

漫喜我與汝曹俱眼明

二句諷辭

此諷小人漁利。二月桃花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矣。水勢可畏如此。此時水盛得志者。惟鷓鴣鷓鴣耳。蓋鷓鴣喜捕魚。水生則魚多。鷓鴣喜食短狐。水生則短狐出。夫捕魚食狐。二鳥自為眼明。而能取物。不知汝曹貪得不能遁我之察也。然則鷓鴣鷓鴣。何漫喜為。

一夜水生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二句春水生南市津頭有

船賣無錢即買繫籬旁。二句

此患至憂無備意。人知陸居宜屋。不知陸居者有時宜舟。不見一夜間水高二尺。數日後何可禁當。及今水勢初生。買船防溺。猶可及耳。可惜南市津頭有船可買。自恨無錢。即買繫此籬旁。恐數日之後。陸沉難免。然則有備無患。凡事當圖諸早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

雲俱黑。江船火獨明。二句承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二句

承細無聲

應雨而雨。名為好雨。洪範時若是也。當春發生。其知時節如此。未雨先風。風以散之。隨風而施。不覺其入夜。已潛入夜。隨風本雨之常。潛入夜則為好雨。雨之潤物。貴於細。詩曰。霖霖。記曰。不破塊。皆言其細。細則無聲。潤物亦雨之常。細無聲。則為好雨。何由知其細。潛入夜。遠而野雲俱黑。雨故雲俱黑也。近亦船火獨明。雨故火獨明也。不見雨。但見雲與火。是潛入夜。何由知其細。無聲。蓋夜雨細潤。疑於無雨。故曉看。曉看亦不見。其為雨。於紅濕處。訝其花重。然後覺其為雨。不聞雨聲。但見花重。是細無聲。誠好雨哉。

遣意二首

嘯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四句
之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二句遣漸喜交遊絕。幽居不

用名

二句遣意之情

當此春日。仰聽黃鳥。近啼枝頭。俯見白鷗。輕浮水面。鳥
弄。則花落。一徑皆然。鷗浮。則水生。孤村欲沒。我復何事。
惟有釀黍。釀黍非急務。衰年實催之。惟有移橙。移橙亦
緩圖。細雨更爲之人。惟好名。故喜交遊。交游既絕。焉用
名爲。幽居之意。真足遣矣。

簷影微微落。津流脈脈斜。野船明細火。宿雁起圓沙。雲掩

初弦月。香傳小樹花。

六句遣意之景

鄰人有美酒。穉子也能賒。

二句

遣意之情

當此春夜。日影侵簷。微微欲落。津流去岸。脈脈自斜。細
火遠明。知爲野船之泊。圓沙旋起。知爲宿雁之棲。月上
初弦。天邊雲掩。花開小樹。暗裏香傳。此際無聊。亟須酒
耳。無錢奈何。且喜鄰人折券。穉子能賒。我意更足遣哉。
○此詩須得其用字精細。影曰微。流曰脈。火曰細。沙曰
圓。弦曰初。樹曰小。酒曰美。子曰穉。簷影微微。如無影矣。
津流脈脈。如不流矣。野船細火。如半明半滅。宿雁圓沙。如
遠疑近。初弦雲掩。月在何處。小樹香傳。花。在何處。鄰人
有酒。穉子能賒。酒之有無。未可知也。雁宿
縈旋。沙爲之起。沿灘而望。勢若回環。故圓。

春水

二月桃花水。江流復舊痕。

春水

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

春水

勢之

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

春水之事

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

喧

春水之物

自去秋霜降。水痕既收。至二月。桃花水盛。始復舊痕。沙
尾。水所不到者。今亦沒。柴門臨於水。而碧色上侵。有蕩
漾柴門之趣。水勢如此。宜於釣矣。水深。垂餌者。一縷不
能到。而接縷。宜於汲矣。水多。灌園者。一筒不能受。而連
筒。况水鳥之生育於水者。似此春水。應添無數鳥多。則
爭浴。爭浴。至相喧。凡物類聚。不能相忘於機。有如此者。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二句領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

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當此春和解衣盤薄故江亭上坦腹而暖也但我身在亭中心遊亭外長吟之意野望為多俯見流水春容心與無競仰見閒雲來往意與俱遲况靜中春色去已多時到處物情私各有托我意亦思故林耳江亭雖好非我思存故林未歸悶何由解亦強一題詩不禁長吟云爾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徐步芹泥隨燕嘴花藥上蜂鬚

徐步所見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徐步情事

整履而步步徐矣步荒庭至於日欲晡徐故也日晡則燕飢燕啄芹其泥隨嘴非徐步以靜觀則不見日晡則步把故濕衣從衣濕濕亦不覺也詩當徐步吟故杖信杖扶扶亦無心也似此吟詩得毋有忌才者忌亦聽之似此縱飲得毋有笑其愚者愚亦安之徐步時信心又如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四句

之田父要皆去鄰翁問不違二句寒地偏相識盡雞犬亦

忘歸二句寒

寒食暮春江村花落隨風飄舞或高或下况時屬禁煙惟見汀水其煙冉冉煙火既微故竹竿之日暉暉然淨也我於寒食何事惟有居鄉從俗耳與人泥飲凡有所要無不皆去至於鄰人有所問遺則受而不違凡以江村上舍南舍北地偏人少相識易盡微獨人也即雞犬亦樂而忘歸噫嘻人忘歸雞犬亦然耶○本傳載公結

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諷公田父泥飲。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其春日江村。又云。鄰家送酒。問我數能來。客至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野人送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其要皆去。問不違。概可見也。公豈樂與田夫野老作緣。公自言矣。久客惜人情。如何距田叟。他鄉從俗聊。以自遣。雞犬忘歸。暗用漢高營新豐。雞犬競識其家。而反言之。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

莫笑二字領下三句

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

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世人莫作富貴貧賤觀。卽此酒器。瓦者與金玉者有異。若論盛酒而飲。至於既醉。則瓦盆此醉。傾銀注玉者。亦此醉。陶然共醉。同臥竹根。原作平等觀也。寄語少年。休恃驚人眼者。笑此老瓦盆哉。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

二句

黃衫年少來宜

數不見堂前東逝波

喚醒

纔見燕來巢。忽養雛去盡。燕安在也。纔見江上花開。忽結子無多。花安在也。彼黃衫年少。安可長恃。及此春光。數來行樂。不見堂前東逝波。終日東流去。而不來乎。少年知之否。

高栴

栴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

二句寫高

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

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六句皆高

之故

栴樹之色。冥冥獨青。遠望江邊。恰似一蓋。其高如此。所以近其根。可開藥圃。接其葉。可製茅亭。直至落景。其陰未散。午更可知。一遇微風。其韻鏗然。靜更可想。緜逢醉困。臥此亦醒。若當醒時。趣必更甚。無非高使然耳。

惡樹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

二句領至末

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

多枸杞固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才者生長漫婆娑

惡之當除如惡木者其遶徑而生有排眾木獨播其惡之勢虛齋何堪容此斧柯之施不可緩也豈惟難緩斧柯之施又安可間也持斧柯鋤惡者不可無具常持斧柯鋤惡者不可少疎所以然者幽陰為積惡地惡種頗多况愈翦愈繁此斧柯不容少輟耳吾虛齋本植佳卉如枸杞者惡木不過庇雞棲也惡木妨枸杞去惡木枸杞始為我有惡木庇雞棲惡其惡而去之雖雞棲失所亦奈之何語云不才之木可保天年惡木得毋微幸偷生豈知似此婆娑生亦靡益誠不如伐去為愈也疾惡當嚴有如此○雞棲或云樹名非公羗村詩云驅雞上樹

戲為六絕

六章公借庾信四傑以自况為今人輕侮老成者發少陵詩文當時少年不免唾點六章中連呼曰爾曹警戒

切甚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二句尊庾信

今人唾點流

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二句諷今人

庾信文章清新獨絕老而彌健意復縱橫彼輕薄者何足語此所以流傳之賦漫為今人唾點使前賢如庾信者反畏後人之姍笑是可歎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二句謂今人輕世傑

爾曹身與

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二句謂四傑未可輕

豈獨庾信王楊盧駱號為四傑亦當時一體未可妄議何今文輕薄反加姍笑哉豈知輕薄之文身各俱滅彼四傑者其文章浩淼自與江河同流萬古輕薄者多見不知量耳○輕薄為文謂今人文體輕薄非謂輕薄四傑如點鬼簿筭博士云云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二句承晒未休說龍文虎脊

君王馭承當時體句歷塊過都見爾曹承輕薄為文句

舉盧王而楊駱在中矣爾曹晒未休者得毋以四公文劣於漢魏之近風騷縱使云然乃擬之於馬四公皆龍文虎脊為君王所馭爾曹特未歷塊過都耳試一歷塊過都才窮力盡爾曹不及四公較然見矣

才力應難跨數公收上更信四傑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

茗上承凡今句未掣鯨魚碧海中應才力句

合數公觀之爾曹才力總難跨比則以凡今之人出羣者少耳彼蘭茗之上翡翠徘徊碧海之中鯨魚吞吐誇輕薄議前賢是或看翡翠但愛今人靡麗未掣鯨魚一窺數公淺深耳前賢可輕侮否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二句謂今人竊攀屈宋宜

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二句申足必為鄰意

凡吾謂今人輕薄不宜嗾前人也非薄今人偏愛古人此以今人作文其清詞麗句必與古人為鄰窺其意竊欲攀屈宋而方駕諷其文祇恐齊梁不若轉落數公後塵耳然則屈宋未易擬齊梁未可嗾也

未及前賢更勿疑逋相祖述復先誰承上必為鄰句說別裁偽體

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結挽前賢未可悔意

由此觀之今人不及前賢斷斷無疑以其逋相祖述沿流失真似此沿習更復先誰耶蓋騷雅有真騷雅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齊梁亦有真齊梁果能辨別真偽裁去偽體則直追風雅下而屈宋更信王楊盧駱誰非汝師者當此之時轉益多師之不暇而莫非汝師也亦可知所取法矣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連下四句各拈一物塹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許同

朱老弊松高擬對阮生論公自注朱阮劍外相知

別開門而長筭愛物也種行傲而背村取其幽也朱老能知梅味故許同喫阮生能有松操故擬對論合言之竹物之貞者椒物之辛者梅物之清者松物之孤高者四物皆君子人惟朱老阮生耳

次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二句喚起青溪先有蛟龍

竹石如山不敢安二句申足上意

以下三章皆托興之作編竹積石以為魚梁本取魚也忽而雲覆江湍雨聲驟至蓋因其下先有蛟龍作窟蛟龍能興雲致雨耳彼竹石如山又安得晏然置於其上此欲作魚梁終止也夫竹石為梁不過取魚豈能取蛟龍蛟龍不受制於竹石豪傑不受撓於世網當其蟠伏利害不奪有如此蛟龍者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句一行白鷺上青天一句牕含西嶺

千秋雪一句門泊東吳萬里船一句

低而見翠柳中黃鸝對語高而見青天上白鷺齊飛近而見西嶺之雪常在牕前遠而思東吳之船還泊門外幸下東吳為上青天之白鷺勿謂西嶺為鳴翠柳之黃鸝也○鸝曰兩箇公嘗曰黃鸝並坐交愁濕並坐則有時兩箇鸝曰一行公嘗曰白鷺羣飛太劇乾羣飛則有時一行雪曰千秋西山積雪冬夏不消非千秋而何船曰萬里孔明在蜀送吳使曰萬里之行自此始非萬里而何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二句苗滿空山慙取

譽一句根居隙地怯成形一句

圃中藥物其條甲青青掩映於棕亭草亭間顧此條甲當其苗滿空山原無求知於人之想今日根居隙地常有法於成形之思蓋一成形則為人斷取所由始生便慙取譽青青條甲亦善自全可也○大抵物為人譽便不能免漆以用割膏以明煎皆由見知於人夫惟慙取譽斯能保其形猶曰怯成形真憂患之至哉公流寓成都嘗曰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又曰畏人成小築編性合幽棲慙取譽怯成形自况良切形如公於茯苓曰封題鳥獸形

屏跡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二句領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

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四句近杖藜從白首。心跡喜

雙清。結還存

吾道意

屏機用拙。吾道可存。道與拙為鄰也。屏客幽居。物情可
近。物情從靜中得也。桑麻燕雀。村鼓漁舟。皆物情之可
見者。桑麻以無求。故雨露偏深。燕雀以無知。故生成偏
享。農務將興。喜村鼓之時作。身世多累。羨漁舟之獨輕。
我屏跡得近。物情如此。自分衰年。手扶藜杖。心無一事。
與跡同清。心跡雙清。吾道斯存。我屏跡得存。吾道如此。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二句領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

流。失學從兒嬾。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人惟有事。故早起。我何事耶。無事則無營。無營則地幽。轉覺幽耳。夫地之幽。存乎跡之屏。故有山林不幽者。跡不屏也。有城市而幽者。跡能屏也。野無他色。團其際者。但有竹光。江亦空流。漾於中者。不過舍影。此時未能脫然者。妻孥耳。今失學之嬾。我且從兒。兒嬾。我亦嬾也。長貧之愁。我亦聽婦。婦愁。我不愁也。經年沉醉。累月蓬頭。不真可屏跡哉。

戲作花卿歌

按史上元二年夏四月。段子璋反於綿花。敬定討平之。公為此歌。題曰戲作。有諷也。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

賊。惟多身始輕。四句叙綿州刺史着柘黃。我卿掃除即日

平。子璋鬪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

人道我卿絕世無。六句叙其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

守東都。二句

諷

花卿真成都猛將成都小兒皆知姓名莫猛於鶻花卿
用兵如快鶻然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故能見小敵法見
大敵勇賊愈多身愈輕也邇者子璋作亂據綿州改元
黃龍僭用乘輿花卿出而掃除曾不一日手提賊首擲
還崔君先是子璋亂節李真奔成都子璋誅李真還
東川重為節度都人莫不稱花卿為絕世無者今日東
都為史朝義據或者正須花卿天子不來喚取必有故
也○敬定討子璋自恃其功大掠成都結曰何不喚取
守東都以見其不堪大將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二句此曲祇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二句

錦城何地絲管之聲紛紛日奏惜哉半入江風江雲而
不返我意此絲管聲祇應作於天上錦城不過人間耳
能得幾回聞此也○舊註
以此詩風花做定之僭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

日上樹能千回四句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

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四句出門依舊四

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

東

結出不
足憂意
我老矣憶年十五尚有童心何憂之有况精力壯健每
日開不過擊梨撲棗以為樂今日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回首十五不可得矣行立為艱何况上樹回首壯健不
可得矣况他鄉久客東道不通破涕為歡憂端叢集回
首心尚孩時又何可得哉夫我之百憂集者不為妻孥
也我四壁久空入門依舊老妻同病穉子恒飢老妻知
我憂而顏色同癡兒豈未知我憂而反怒啼是可傷也
○公同谷七歌曰中夜起坐萬感集萬感集七歌不足

盡之。茲曰悲見生涯百憂集。百憂集。妻孥之累。不足數也。公之憂其大者。憂國憂民。憂家次之。憂一身之生涯。又次之。詠懷篇曰。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至於長貧任婦愁。恒飢穉子色淒涼。久置度外。故曰老妻見我顏色同。公之憂能感室人。同其憂也。曰叫怒索飯。啼門東。公之憂形諸穉子。雖飢餓不能出戶。但啼門東。不敢向人也。猶曰未知父子禮。其固窮樂道。可想見云。厨在東。故索飯曰啼門東。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二句寄詩之由為寄彭州牧。何時救急

難。二句寄詩之意

年過半。百前途已短。人當秋至。可免飢寒。秋至轉飢。終飢矣。秋至轉寒。真寒矣。急難如此。望救何人。其惟彭州牧。彭州牧不救。更望何人救。彭州牧此時不救。更望何時救。侍御留意焉。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裴五

東行應暫別。北望若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四句送赴

川東

我流落宜也。故人裴五如何亦然。雖則流落。高義自動天地也。故人居北方。必燕塞通而可歸。今史朝義尚據漁陽。殆流落他鄉。與我相看。終老蜀門耳。既相看而老蜀門。則今日東行。不過暫別。既通燕塞而未能。則今日北望。祇有消魂。况秋氣蕭森。悲懷凜凜。此時冀得高義者。話此情緒。惜乎君去東川也。

聞斛斯六官未歸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荆扉

深。蔓草土銜冷。疎煙六句諷其未歸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二句

望其歸

酒徒斛斯善作碑文。今遊南郡，想索錢未歸耶。斛斯貧賣文贍家，無奈為贍家遠遊，乃遠遊家貧益甚。遊何益矣。我聞其家荆扉絕跡，蔓草都迷，土銜蕭然，炊煙不起。日望斛斯歸耳。今潦倒忘歸，何其無賴。斛斯老矣，休作故態。尚早遄歸，節飲贍家哉。○史言斛斯工碑文，所得碑錢歲不減十萬，隨得隨費，室人至貧，窶不給。故曰無賴。乃作詩大指亦似諷其鬻文也。古鬻文得貲最富者，莫如李邕。公於八哀詩猶曰：擺落多藏穢。此詩曰：去索作碑錢，五字殊無善狀。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奇字領下七句感應吉夢相追隨。孔氏

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三句兆奇大兒九齡色清澈，秋

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四句相奇

我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

雞者名位豈肯卑微休之意

生子尋常事耳。我獨奇徐卿二子，何奇爾。其兆奇初生之前，有吉夢相應。一為孔氏抱送，一為釋氏抱送，皆如徐陵為天上石麒麟，其相奇大者九齡，其色清澈，直在神骨裏。小者五歲，其氣雄武，能回賓客頭。徐卿何由得此兒。徐卿能積善也。積善而生公侯，自當接踵。豈獨兩兒就此兩兒。我卜徐卿名位，決不以卑微終爾。

石犀行

按蜀太守李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遂有犀浦。後轉一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一在淵。公據見只稱三犀，而曰：缺訛只與長川逝也。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二句推原自古雖有厭

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二句正理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

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終藉隄防出

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

六句言石犀無用

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

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

氣長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

犀奔茫

八句皆諷辭

君亦知石犀之故否昔秦文王時蜀太守李冰以水怪故作石犀牛以厭之夫厭勝之法鎮壓精怪以求必勝雖有其說不可施之於水蓋由天一生水江水東流大禹且不能逆過蜀人習於詭怪犀牛一事矜誇千載以為自今永免泛溢張儀之樓可以無患今秋八月灌口之戶何以遭水而損李冰之神不其羞與犀牛固無恙能為隄防否終藉人力也犀牛原自若能高擁以障水否終賴木石也甚哉詭怪厭勝不足據而正道可恃人謀足憑與先王知其然故作法但崇正道未嘗有心以禦怪而亦不逢不若魑魅魍魎山精木客未嘗見於聖明之世所以然者元氣調和陵谷莫定故百姓自然安堵萬物自然得所其經濟非後人可及彼五犀今只三犀則缺矣三犀猶曰五犀則缺矣缺訛石犀應與長川永逝又焉足恃而紛紛厭勝為夫天為綱水為紀天綱正則江水安壯士苟提天綱平水土嗟爾石犀將奔茫不暇蜀人矜誇可爽然矣○肅宗佞佛信巫如乾元年間信王璵之邪教遣巫滿天下上元年間以宮人為佛菩薩武士為金剛神公曰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安得參人謀自是篤論

江漲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魚鼈

為人得蛟龍不自謀

六句江漲

輕帆好去便我道付滄洲

二句解潮

蜀水濫觴夷地所從來者苟不發漲何至橫溢使蜀山積雪長年不消者亦因而流也地本載水一經漲聲吹地轉天本生水一經漲浪蹴天浮此時因漲而困者若魚鼈若蛟龍魚鼈都居於水者今載道亦為人得蛟龍窟穴於水者今徙宅亦不自謀物困如此人則利涉蓋輕帆便於濟勝舉我道而滄洲雖陸沈板蕩亦何惜哉

○唐人熊孺登賦蜀江水註云來自蕃界詩末有共憐江水引蕃心之句江發蠻夷漲公有隱憂焉明年吐蕃果分三道入寇成都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藏近渚雨燕集深條四句寫朝

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尊酒在幸得過清朝四句

朝雨所感

秋朝涼氣未為雨候江雲所以致雨亂眼飄則雲隨風勢曉雨之來必驟也曉則鴛宜泛渚今以雨藏曉則燕宜辭條今以風集蓋出非其候寧藏寧集物之見機猶如此至若漢可仕堯可見也彼黃綺巢由卒不可屈者士固有志也我追維直言見忤幾冒雷霆移官以來何日不抱風鴛雨燕之恐今日優游草堂留連尊酒如鴛在渚如燕棲條長為漢世逸民堯天遺老又何敢妄求仕進使他日有風雨漂搖之恨耶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公自注世南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

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詞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

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以上贈司馬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

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尊沙岸風吹葉雲江月在軒百年

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以上自述

爾祖秘監名世南者我生已晚恨未親炙今幸邂逅得識玄孫追維秘監之像太宗曾勅圖於凌烟閣上丹青尚存今司馬之貌逼似其祖况不墜家聲器宇亦宛然秘監也秘監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今猶傳者只文詞書翰惜乎辭世已久即筆勢詞源亦淒涼而浩蕩矣幸有司馬其挹金爽氣如披少昊高秋其霏玉清談恍注江都繁露舉嶽鳳化溟鯢豈問哉雖今日交態門第誰知然我輩儒流淵源自合蓋

司馬為秘監後人我亦是膳部孫子當此客中同席幾
度銜孟木葉辭秋疎軒挂月自傷老大無復好懷四座
雖喧老夫曷禁惟是文章一道貴有傳人司馬而外誰
堪相許我老非蔡邕子才逾王粲蔡邕書籍終與王粲
耳但恨名山舊業荒蕪已久回首故園不勝青山遙隔
之悲云○秘監能書公亦善書壯遊詩曰九齡書大字
又嘗曰鸞費羲之墨此曰遠師虞秘監
者正師其書法故又曰淒涼憐筆勢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四句晚晴

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四句晚晴

興之

村晚風來庭幽雨過因而草帶斜陽江色晚晴之
景麗矣我萬卷空陳老至誰能更讀我一盃在手興到
還可呼添至於潛非我志潛為我之餘論世人特未聞
耳誠聞餘論老夫之潛亦自有故何必怪焉○餘論即
王符潛夫論公平生稷契自命潛非素志故
為餘論潛夫論王符以譏當世干進者故怪

所思

苦憶二字領荆州醉司馬公自注崔吏部滄謫官尊酒定常開九

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

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灩澦堆

我今苦憶崔公何也蓋崔公以吏部謫荆州司馬也既
謫荆州非醉不足遣懷宜曰醉司馬夫荆州為重地司
馬非閒官何容尊酒矧曰常開尊酒定常開者謫官故
也吾想荆州有九江九江日落醉司馬應醒矣醒何處
耶荆州有一柱觀一柱觀頭醉司馬應眠也眠幾回耶
此時醉司馬之懷抱何人可慰醉司馬之平安有信誰
傳聊憑錦水將我雙淚過灩澦堆出荆
州一達醉司馬謫官之愁庶乎少釋也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驂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四句高使
君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四句

奉簡之意

才子多矣。若論當代。如公者能有幾人。蓋才子不盡達。公則如驂騮然。獨開道路。如鷹隼然。自出風塵。才子而又達者。我今留滯蜀州。行色至秋將晚。吾向與子定交。交情到老宜親。往日各天。共疑契濶。一朝握手。披豁何如。兩人真情。不坦然吐露哉。○軋元間。公寄高適詩。有時來知宦達。句此詩前四句。是有歲久莫情疎。句此詩後四句。是舊唐書載有唐以來。詩人達者。惟高一人。前四句可証。年譜載公與高素厚。中間頗睽舊好。後四句可証。

逢唐興劉主簿弟

公作唐興縣客館記亦在是年。劉社同支。故曰弟。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四句

劔外官人冷。關中驛騎疎。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四句逢後

事情

憶與子別。自開元末。至今二十年矣。分手既久。尺書又無。中間江山如故。戎馬多端。家國飄零。親朋斷絕。即相見不可必得。幸而今日且相見也。江山雖好。非我故鄉。然江山且相見者。以戎馬倥傯。未得安居故也。但子為官劔外。如此蕭條。回首關中。茫無消息。計惟吳會可遊耳。我扁舟素具。有興遊吳。子簿宦天隅。長安日遠。曷不棄官結伴。同訪東吳。王簿果有意否。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明周南太史公。自謂神仙才有數。流落意何窮。

承上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四句

敬簡之意

郎官出宰百里古有王喬今有明府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漢家從事我其似之明府為王喬則神仙矣其才不可多得吾如太史則流落矣此意難向人言蓋我之流落猶驥遇病鷹在籠也驥意常在千里豈在於秣今病則思秣然驥不屑以尋常秣者望人秣必為驥而偏秣是真知驥者鷹意亦在雲霄當其在籠良局促矣况當秋乎所望出諸苦籠遂其遠舉驥得秣鷹脫籠其知已之報必有出於尋常萬萬者此其意之何窮看明府高義何如耳明府以眾人遇之驥寧不秣鷹不如在籠也明府以國士遇之驥豈負秣鷹豈飽颺去也我雖流落恥同眾人明府倘有意否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四句唐與

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雁響恐致稻梁難四句

重簡之意

我秋杪來遊忽而冬矣但覺西南氣候不比他方十月寒輕宜於旅客惟是氣暖雲濃蜀天常漏雲濃雨密蜀地罕乾我夜夜看雲朝朝對雨留滯可知也似此行李蕭條明府何惜一問而况窮愁交作明府何法可寬彼鴻雁所謀者稻梁我今秋飢無異鴻雁君聽鴻雁嗷嗷或者因而念曰恐致稻梁難也則我之窮愁是即可寬之法明府果有意否

杜詩闡卷十二終

杜詩闡卷十三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闕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 上元二年寶應元年

草堂卽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二句隱承

荒村建子月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二句隱承獨樹老夫家濁酒禁愁

得無錢何處賒結還卽事

建子爲仲冬荒村何以度此老夫本旅客宜與獨樹爲依耳當此荒村建子月大雪滿江何處孤舟問渡朔風

本詩集
一
壓逕為憐瘦竹難支顧此獨樹老夫家似水底寒魚深
潛密藻比灘邊宿鷺倚徙圓沙此時惟酒可以禁愁無
錢不可必得我其奈此嚴冬何○上元二年九月肅宗
制去尊號又去上元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
建為數因大赦天下公在成都聞朝廷以建子月朔為
元日受朝賀自傷流落不得躬逢故曰荒村建子月以
見荒村之人身違北闕
建子改歲荒村所同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

四句見過

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四句過後

事情

晚景客稀孤村人絕行軍數騎何為乎來或者故人見
訪今乃新知黃臨也新交固可喜然少尹枉車騎到孤
村其禮意如此厚者慕才故耳奈禮則厚矣愧無才何
領其辭處孤村雖有雲竹而誰賞月臺一片孰肯步此
發然未發也何當少尹一盼照江之蕊遂爾欲發然則
花蕊未發欲發者少尹發之爾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畧衰白已光輝

四句總寫

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媿重肯欸柴扉

四句反覆

題意期
其重過

我方比鄰去此忽二妙來何相左也既往比鄰則缺展
待我之幽棲誠為簡畧乃二妙來則特枉駕我之衰白
頓覺光輝二妙來簡畧去者家貧故也况又野外二妙
來光輝生者村中嘉客不易得也何幸惠然雖然貧家
誠遠好客誠稀我之論文或不媿於二妙以此卜員外
侍御重欸柴扉即我論文之興亦不孤矣○公欲與李
白論文則曰重與細論文欲與高岑論文則曰論文暫
畏糧又嘗與孟雲卿論文則曰孟子論文更不疑茲欲

與吳范論文則曰論文或不愧
想見其讀書破萬卷老典彌篤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
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

雞還過短墻來四句繡衣屢許攜家釀皂蓋能忘折野梅

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迴四句酒邀高

值此冬日老夫但貪穩睡而况草堂寒甚非暖不開幾
忘侍御使君有所期約適見江鶴一羣趁暖巧浴鄰雞
幾翼乘暖還來因思繡衣侍御曾許攜釀來何暮也皂
蓋使君曾約觀梅肯挈之否繡衣有霜威使君是山簡
草堂即習池我將假霜威
促山簡成此習池勝會云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四句攜酒

過同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二句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

寒公自注高每云汝年幾小且
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

侍御雖有成約只恐荒郊野徑難辱旌旄耳侍御竟挈
使君載酒而赴但我家貧并無鮭菜有愧於庾郎之二
十七種兩公卸鞍於此殊覺空煩也我借侍御酒以勸
使君顧使君老矣然是山簡我移時頻勸誠恐老人畏
寒酒能敵之使
君何惜痛飲耶

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

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竹為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

落青龍見水中四句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

合觀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四句歸功於李

橋必累石以言結構伐竹為之堅密未嘗不同凡以免厲揭便往來耳况橋柱來白鶴之棲如聞寒語橋影駭青龍之臥定走賊兵此皆司馬功昔者相如西去題成都昇仙橋曰不乘駟馬不復過此我自傷頹老久無此志司馬顧我亦徒然耳若司馬本具濟川才如築巖老即今竹橋成人利涉已見一班此則我知之也我陪司馬合觀橋成於今日伐竹之功想秦皇鞭山之事湯湯江上此也即日成茫茫海波彼也何日到不誠可付一笑哉○太康二年大雪南州人見二鶴於橋下曰今寒不減堯崩年也白鶴用此非丁令威事天后時默啜破趙州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乃逝去故曰青龍見水中合觀作合歡悞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後回舟客坐時

二句觀橋成

天高雲去盡江迴月來

遲二句

衰謝扶多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

悲有述

把燭觀橋者月未來故也既觀橋司馬遂回舟而邀客此時舟中所見覺雲氣盡而天體為高江勢濶而月光未起天高則江迴雲去則月來天高江迴亦橋成後見其然也雲去月來亦把燭後喜其然也我舟中有述者一述衰謝之老有負招邀一述樂罷之餘難期後會以呈司馬司馬能知我情否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

二句李司馬橋了

已傳童子

騎青竹總擬橋東逐使君

二句高自成都回

向者橋未成役夫畚鍤何紛紛耶乃子來不日橋功遂成司馬之才過人矣猶憶高使君初適成都攝尹事時橋未成也橋未成則艤舟待橋既成則策馬迎非司馬橋了彼童子者安得騎青竹而逐耶○騎青竹暗用郭

病栢

有栢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王當風雲會神明
依正直故老多再拜以上栢盛時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
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
九雛哀鳴翔其外鷓鴣志意滿養子穿穴內以上栢衰時客從

何鄉來竚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四句感歎

此傷君子道衰。栢生崇岡據地高矣狀如車蓋托蔭大矣以此奇姿幸逢嘉會神欽物仰似可保終豈知蟠結之根難保青葱之色回首崇岡地非不高蔭非不大一旦歲寒無憑柯葉非昨此曷故哉向陟崇岡青青之栢丹鳳呼雛而止今見病栢摧頽哀鳴靡救物傷其類有如此者向陟崇岡童童之蓋鷓鴣孰敢過焉今見病栢摧頽穿穴肆虐無良乘勢以傷善類尤可悲者夫栢本不凋今忽至此誠足怪異彼物所倚賴者天耳栢以賴君子忠見疑信見謗亦若是而已。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少酸澁如棠梨剖之
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

葉未忍別故枝立冬霜雪積况乃迴風吹以上病橘嘗聞蓬萊

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

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我愁罪有司以上借橘感歎時事憶昔南海

使奔騰獻荔支百馬从山谷到今者舊悲借客結

此傷橫征病民。種橘者使有生意故貴乎多既無生意亦少味矣蓋內則蠹蟲為害外又采掇失宜既不適口皮之空存雖多奚益乃橘雖遭蟲賊其半死之葉尚戀故枝無奈霜雪橫侵回風搖落病橘如此彼蓬萊殿

上御食時江南橘柚厥包錫貢由來已久自蠹蟲為害
采掇失宜此物蕭條王食無色雖寇盜充斥君亦憂生
橘病原由於天我心孔悲直罪有司失於培植致物病
國亦病耳夫橘猶荔支往年南海驛使為貴妃傳送日
不暇給山谷之間馬死無筭至今耆老言及痛心况病
橘不及上供先為有司蝨賊是病橘較生荔尤苦也

枯櫻

蜀門多櫻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削盡雖眾亦易朽徒布

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

乏一物官盡取以上悲嗟爾江漢人生成亦何有有同枯

櫻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以上悲啾啾

黃雀啁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仍挽枯

此悲軍需困民蜀產櫻櫚今高者止存數株此數株
者安保無恙蓋以櫻櫚之生本以其皮今割削既盡雖
有存者亦易朽也青之葉豈無萌蘖斧斤之施則地
又集嗟爾巴蜀風稱富饒乃謀求孔亟至櫻櫚一物不
能保其皮盡供軍需耶彼民之不堪有甚於櫻者其死
者猶已去之皮其生者猶重萌之藁似此誅求橫加勢
必同歸於盡回首枯櫻黃雀爭叫寒蓬靡依形影既乾
藜莠同沒摧殘似此蜀民亦無子遺矣○公為王閬州
進論一表其中有云勅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
色雜賦名目損之又損劔南諸州困而復振矣枯櫻一
章即是此意

枯枿

榎枿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

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

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

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亦涕淚以上悲枯種榆水中

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四句諷水榆比小人

此借柎自傷 柎樹雖枯 崢嶸自在 歷年既深 鄉黨莫識 誠不知其歲月幾百 生意蕭條 竟至於此 乃其上枝之高 原摩蒼天 下根之深 原蟠厚地 惟是雷霆摧折 既損 巨圍 蟲蟻紛來 又攻萬孔 加之衝風凍雨 交相剝蝕 故慘慘然 生意頓盡耳 往時白鶴天雞 棲止其上 今枯枝猶在 二鳥如遺 棟梁具存 雲霄與盡 良工孰賞 識者徒憐 夫以摩天蟠地之柎 辜負棟梁香漢之質 如此彼榆 貴不比柎 豈有崢嶸原其始 不過植根水中也 乃旦夕成長 截承露盤 裊裊然 自謂高而不危 豈知小材非大受之器 高位有易危之憂 雖承露盤 亦可畏哉 與為水榆無寧 枯柎也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領一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二句承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無人覺來往疎懶意何

長草堂

時從何出 蓋自城出碧雞坊也 出碧雞坊又何往 蓋循西郊 將向草堂也 成都有七星橋 市橋為七星之一 當其出碧雞坊 必過市橋 而細垂官柳 向草堂歸 應循江路 當其出碧雞坊 至西郊 全乎江路 而香動野梅 既歸草堂 書帙有散亂者 傍架齊之 藥囊有加減者 看題檢之 我出碧雞坊 向草堂 獨往獨來 何等幽僻 此意誰覺 惟自知耳 大凡營逐之意 易覺 疎懶之意 難覺 吾於疎懶 意味偏長 所以往來之間 竟無人覺云

江詠五首

江詠五章 皆托物比况 丁香麗春 梔子為一類 鷓鴣花 鴨為一類 各有所指

丁香

丁香體柔弱 亂結枝猶整 細葉帶浮毛 疎花披素艷
四句丁香
深栽小齋後 庶近幽人占 晚墮蘭麝中 休懷粉身念
四句諷辭

喻柔弱者當自守。丁香纖卉，幸而結實，其枝猶墊，柔弱故也。葉帶浮毛，花披素艷，以植小齋，但堪與幽人作緣耳。使晚節不堅，搗入蘭麝，一墜之後，隨即粉身。此時而念，亦云晚矣。抱弱質者，宜自裁哉。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四句麗春

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二句應如何此貴重却怕有人

知二句應最勝句

此人以知希為貴。眾芳競媚，最勝者誰獨麗春耳。以其少為貴也。麗春雖少，顏色自佳。若多，雖枝條有餘，繁不足貴，不見桃李之枝到處皆有，到處可移。夫至可為人移，亦何貴重之有。麗春亦花耳，如何若此貴重。只是性不因人守其幽僻，其所怕者。在人知其所全者，在人不知矣。

梔子

梔子比眾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

風霜實青看雨露柯承色有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應氣

易和

喻人貴遠俗。木亦眾矣，梔子不同，誠難得者，難得何如。大凡物以色勝者，未必合道，道勝者，未必有色。梔子兼之。夫梔子可取，不在於色，卽以色言，亦染帛有用。梔子可取，原在於氣。今以氣言，則性冷傷和，人以其色之有用愛之，又以氣之傷和憎之。豈知梔子之異，不在色之有用，正在此氣之傷和哉。其實之紅，經風霜而後，其柯之青，在雨露之餘，色之有用如此。其如氣之傷和而無情何。夫梔子無情，自甘冷落，人亦不樂與親，往往移之江波之處，但見紅實青柯，掩映於水光山色耳。然則物之多情者，不足取其無情者，未可棄傷和何害也。

鴻鴻

故使籠寬織須防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四句戒之

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四句

慰之之辭

意在安於義命。鴻鵠不耐樊籠其籠寬織信有故也亦防其動即有損毛之患耳看雲之興到此休思失水之悲到此且忍所以然者六翮既翦就使開籠而去任其孤飛終不能置身雲霄之上故不如安於寬織雖阻雲霄猶免搏擊則今日留滯亦何足病嗟乎人誰不在籠中但使籠誠寬織是即浩蕩之恩矣。

花鴨

花鴨無泥滓塔前緩步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四句

不覺羣心妬休牽眾眼驚稻梁露汝在作意莫先鳴四句

此即漁父獨清意。物患獨清瞻彼花鴨矚然眾鴨中凌步自如以為無患我則憂其羽毛獨立黑白分明耳。獨立則入羣不亂羣心為妬花鴨覺之否分明則處眾自別眾眼為驚花鴨奈何牽之花鴨雖不慕稻梁而露亦何嘗不在此何必介然作意自謂有異羣鴨且謂然先鳴自謂不與羣鴨同噉噉無奇花鴨慎旃。左傳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二句野海內風塵諸

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

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四句野望所感

西山白雪間舊列三城之戍此全蜀設備處也南浦清江上只有萬里之橋此草堂流寓處也為念諸弟何在海內兵戈久矣分散自顧一身徒然天涯寥落不過羈棲少壯尚有為也遲暮之年但供多病頂踵皆君父也涓埃之細未答聖朝此時跨馬出郊極目西山南浦之餘人事蕭條不堪甚矣。○自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疲於征調西山三城列戍高適疏論不納公亦嘗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全蜀安危表是年建辰月奴

刺寇梁州。此時西山三城。備兵方嚴。公自傷不能為朝。廷陳力。又念全蜀安危。實係京師。乃奴刺未已。吐蕃又三道分侵。欲取成都。為東府。至明年。京師果陷。眼中人事。所感實多。殺賊有心。報主無力。西山白雪。南浦清江。何限腸斷。

三絕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飛。

二句 憐詞

不如醉裏風吹

盡可忍醒時雨打稀。

二句 怨詞

首傷獨醒。楸樹之倚釣磯者。其斬新花藥。幸免飄零。然終不免與其醒時觸口。不如醉裏聽之。蓋最無情者。風吹雨打。極不忘者。斬新花藥也。○宋無名氏鷓鴣天詞。不如飲待奴先睡。圖得不知郎去時。語意出藍于公。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二句 怪辭自今以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二句 風辭

者其情也。久不來者。其中必有疑。長忽然一見。展轉相猜。欲親未敢。即親欲遠。不肯終遠。其相猜之故。在於窺伺人意。既得人意。漸習漸狎。一日之間。百次不厭。噫。嘻。彼鷓鴣者。何妨久不來。亦何取其一日百回哉。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

春應

客至從噴不出迎。應斷人行句

三喻君子。春筍初生。尚未成竹。人跡不斷。摧折隨之。故須柴門密掩。以斷人行。蓋我胸中。早有成竹。會須看其頭。番耳。豈無客至。亦懶逢迎。夫客至不迎。難免於噴。畏其噴而迎之。客意則狗矣。其如春筍摧殘。成竹無望。何。○番音瓣。獨孤及有。近日霜毛一番新句。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二句 興體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

二句畏人成小築，漏性合幽棲。門逕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四句畏人

花鳥本無情之物，故隨處皆發。異方亦啼，人則不然。處異地而畏人矣。顧此清江之上，萬里他鄉，落日之低，三年客况，何樂此浣花小築，亦畏人成之耳。平生漏性，動與時違，只合幽棲，以終暮齒，所以三逕榛草，經年不鋤。上客馬蹄，杜門長謝，欲如花鳥，何可得也。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

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花何事而飛偏急，我則老而願春遲。願春遲，而又不與年相左，則春雖遲，老彌促也。計惟酒可寬心，詩堪遣興。古人能此者，莫如陶潛。嘗曰：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是陶潛能以酒寬心也。至於

子諸作，則但慈祥，詠諧戲謔，無所不至。是陶潛能以詩遣興也。所以然者，陶潛不屑為彭澤令，棄官歸隱，故放情詩酒，以寄傲，我不屑為華州司功，棄官遠客，故逃名不得已者，托之於此。此意惟陶潛解耳。惜乎我生已晚也。○公嘗曰：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茲又曰：此意陶潛解。我生後汝期，夫能達道者，乃能寬心。遣興公於陶潛師法，不暇自恨生晚，不獲追隨於柴桑栗里間。前所云：未必能達道者，誠寓言也。

落日

落日正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綠岸圃，樵爨倚灘舟。

暈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日影忽下，近在簾鉤。出顧溪邊春事，抵暮正幽也。芳菲之圃，緣綠岸側，樵爨之處，舟倚灘前。况暈雀爭枝，不覺其墜，飛蟲出院，有似乎遊。春事幽如此，遣此春事，亟須濁醪，蓋濁醪可以解憂，不知何人造汝，有解憂之功。至

是○魏武短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獨酌

步屣深林晚開尊獨酌遲二句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獨酌

二句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

當時四句獨酌感懷

步屣深林不覺向晚開尊獨酌所以遲也林中有蜂絮落孤蜂獨挂其形為仰林中有蟻梨枯羣蟻爭先其象成行獨酌時所見如此但我愛此深林者有故昔袁淑以古之無名者為真隱似我薄劣能無慚否固弘景以嶺上白雲只可自怡似我幽棲庶幾近之雖慙真隱軒冕之志自顧原無雖只自怡與世相忘非同於傲我獨酌時感懷又如此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塔下馬坐人牀不通名姓粗豪甚誰

家郎應臨塔下馬句指點銀瓶索酒嘗

此馬上郎果誰家子當塔下馬便坐人牀不知為誰家郎者以不通名姓也下馬坐牀欲何為者指點銀瓶索酒嘗耳粗豪如此

即事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鞬二句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裝飾

二句即事

此舞者腰帶則百寶裝成臂鞬則真珠綴就舞飾盛矣嫣然一笑如花近眼忽焉舞罷親賜纏頭宜也○唐人宴集酒酣為人舞當此禮者以綵物為贈謂之纏頭唐德元年僕固懷恩酒酣起舞駱奉仙贈以錦纏頭媚妓當筵舞者亦有纏頭喝賜此詩為舞妓作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

四句叙其

來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書疏及滄浪

四句叙其

去叙其

此驄馬御史何為到江邊問草堂念我臥病留藥價而遠尋喜我論文到文場而作別耳作別而去入幕旌旗猶見其動歸軒錦繡尚聞其香今日留藥價矣此後猶望念予衰疾今日到文場矣此後庶幾毋有遐心侍御倘有意焉○到文場近註謂草堂即文場問即到既曰問草堂不得又曰到文場引蔡氏作倒文場乃傾倒其詩章之謂似悞公遠祖杜預有文庫武庫文庫名文場文場是公家本色猶王氏青細也公遣悶詩時清疑武畧世亂踰文場文場與武畧對舉正是文武二庫家學淵源夫豈以文場為草堂近註又以公無自稱文場之理夫海內文章自命有素公何不可以文場自任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

四句何邕

綿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四句贈別

當時同患難生死論交者今日都乘時得志眼前流落更無一人獨君在耳君亦失志如燕雀然薄宦不能自振為綿谷尉也但今日者君由綿谷言歸京師是綿谷之水依然通漢我滯蜀江終遠魏闕是沱潛之水不肯向秦秦地有五陵五陵我故鄉五陵之花無復親見但憑君歸傳語故鄉故鄉人情薄矣故鄉人無容傳信故鄉春尚可傳語也○生死論交定主同患難時說但引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似泛生死論交地即指五陵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

四句贈鄭

鍊地濶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為于耆舊內試覓姓龐人

四句

赴襄陽

極目風塵戎馬還紛然也無奈柴門吾身已老病何戎馬交馳此日何日如何可過幸有君詩把吟以度耳柴門老病我神已傷那堪更驚言念君別不禁愴然耳君去矣我留此處地濶而峨眉日落我留矣君歸彼處天高而峴首春晴襄陽我故鄉昔有龐公隱居鹿門君歸試訪今日耆舊內尚有斯人否○襄陽有耆舊傳故曰為于耆舊內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二句憐薄宦江山路遠羈

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二句傷交情

鄭子何為而歸罷使臣故也使臣曰歸將父將母可憐薄宦罷官欲獻高堂竟無一物此去由蜀至楚江山迢迢行李蕭條庶幾望之裘馬中人乃裘馬中人雖有而為鄭子感激者絕無一人也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四句楊長

史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四句

得書寄詩

長史府帥如衛青乃長史亦楊僕行將將樓船而出征矣廣州屬梅嶺長史持節必在梅花外廣州近南海長史臨城必在海水邊今者功曹適至長史之書附功曹而達蜀地之銅梁功曹將旋故人之詩附功曹而還廣州之珠浦我頻頻寄詩者誠以貧病他鄉思長史而不見煩功曹於萬里外一傳故人之信云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傳四句得書

雲深驃騎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四句以詩

意个

判官我鄉關故人今日鄉關遠隔只因安史作亂耳因而我客蜀郡僻處偏隅君宦炎州更為荒徼何幸今日火州使來忽接判官之札月峽地阻如自意外而傳判官今為幕僚是佐霍驃騎也遙望其幕白雲自深判官昔為六逸中人是即張孝廉也因想其船夜景猶隔一雙愁眼淚點空懸無限相思但憑寄語是在使者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四句 歸廣

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四句

期預

廣州度梅嶺近百蠻則在春天外程途應難計日功曹此去當由三峽遙想樹隱峽中籠雲更小功曹此行復過洞庭遙想船浮湖面落日尤明既歸廣州時交趾有丹砂可鍊藥以延年韶州有白葛可驅炎而却暑功曹憐我老藥裹關心念我南居炎燠最早因估客之便寄此二物使我得延頽齒資清涼餘生皆故人賜矣

奉酬嚴公寄題草亭之作

時嚴公初除西川節度先有詩寄公公酬之也

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

棲真釣錦江魚四句 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

在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四句 期嚴在駕

我昔居諫垣曾上封事乃性嬾居官者祇因平生志在山林耳當為拾遺時亦嘗奉引天子不過濫騎沙苑之馬非有宦情今日愛水竹而幽棲卜築浣花溪上錦江之魚乃真釣也公固謝安登臨之興自然不倦我為阮籍禮法之疎其又焉知惟登臨不倦我知公之旌麾必臨野亭雖曰禮法疎乎吾之野亭定須開徑以待公果惠然與否○此作語語翻嚴原作嚴曰何須不着鷓鴣冠欲公貶節就仕也公曰拾遺曾奏數行書又曰奉引

濫騎沙苑馬蓋謂我嘗奏書我嘗奉引且無意為天子侍從何有鵝鵝冠為嚴曰嬾眠沙草愛風湍嬾眠者嬾而後眠不嬾則不眠也公曰嬾性從來水竹居曰嬾性嬾本性生曰從來又非止風湍之愛也嚴曰漫向公曰幽棲把釣竿若以釣竿為公偶然寄興故曰漫向公曰幽棲真釣錦江魚曰真釣則非偶然寄興也嚴曰與發會能馳駿馬必興發后至興不發不至矣公曰謝安不倦登臨費不倦無須興發也嚴曰莫倚善題鸚鵡賦又曰腹中書籍幽時曠肘後醫方靜處看禰衡傲世嚴始以公放誕而托諷郝隆曝腹中書葛洪著肘後方其事尋常却曰幽時曠靜處看分明諷公炫才躁動欲其藏鋒晦迹也公曰阮籍焉知禮法疎夫阮籍却曹爽召辭晉武婚其疎於禮法以酒自賙正善藏其用處公以阮籍自待嚴亦無煩相諷也嚴曰終須直到使君灘公曰草茅無徑何使君灘之有且曰終須亦期之異且公曰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謂嚴既有意於野亭野亭之上吾直鋤徑待耳與酬高適作同一機鋒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公自注嚴自東川除西川被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二句川合東西瞻使

節此句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

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五句

我與公旌麾出府今日果如所期但我野亭敢辱元戎想公亦為問柳尋花偶然至此公為元戎一人而東西兩川敕令都節制使節尊矣我在野亭一身而南北流落秦蜀無定踪浮萍信矣似此浮萍何異扁舟昔者張翰扁舟聽秋風而去官我應如之不獨此耳似此浮萍翰着皂帽而浮海昔者管寧皂帽攜家居遼我非管寧應兼似之所以江天之處雲霧晦冥甘心遯跡雖扁舟皂帽有類少微但似此雲霧江天亦何人道此中有少微星在不謂元戎忽過野亭亦足異矣○按史嚴除兩川在寶應元年六月是悞以被召時為除職日當以公註及詩為據又考川合東西兩句註都未確先是至德二載上皇還京分劍南東西兩川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此詩公自註云嚴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是嚴先為東川節度更除西川權攝東川故是年公

說旱云。請管內東西各遣一使。正以其分而未合。故各遣耳。嚴武六月被召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東川使節虛懸。但以章彝為留後。至廣德二年正月。東西兩川始合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節度。若謂劍南二川兩合於嚴。悞矣。此章川合東西。但謂其權知兩川事。趙注曾云。應為不謬。少微。即處士星。古之入林密。入山深者。只為怕人道有耳。何人道有四字。語意有味。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屣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四句為綱

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

飛騎籍。長畚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

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以上就田翁口中寫出中丞

叫婦開大餅。盆中為我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

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收拾酒酣語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

酉。久客惜人情。如何距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

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末段寫足泥飲

觀於鄉。知王道。今於田父。知嚴尹吏治矣。我乘春風。問花柳步屣所至。何村不然。偶值田翁。作社邀飲。其情事有可述者。田翁酒酣時。誇張新尹。若曰。此新尹。我小人生平未見者。回頭而指大男曰。往當舊尹。久隸飛騎。長畚差役。無時少休。新尹至。放歸營農。救我衰朽。夫我等差科。原應效死。特向者。舊尹不惜民。而久役。故輒思走今日新尹。以時使民。從此以後。誓死則已。往年救死。不瞻何暇。作社。今日釀錢大作。亦為新尹放歸之故。拾遺不為我留。獨不為新尹留乎。田翁之言如此。於時叫婦開餅。捧盆取酒。揚揚意氣。殊足感人。大抵風化之首。觀於人情。今田翁一則曰。辛苦救衰朽。能不遺其親也。一則曰。誓不舉家走。是不後其君也。親親長風化之大。非新尹有善政。何由致此。此時田翁酒酣。語雖雜亂。誇張新尹。始終如一。我步屣至此。不過乘春風。問花柳。自

卯而出至酉未歸所以重違田翁情者久客不忍也未幾村社散醉言歸田翁索果以贈貽我復被肘而難脫雖無禮太過而野醜足恕自卯至酉迄於月出還遮留我而喚大餅升斗之量田翁尚夷然不屑也泥飲如此○蜀自上皇還京後分劔南為兩節度百姓罷於調遣西山三城又列戎焉蜀民籍為兵者無寧歲矣上元二年段子璋反將士大掠為害蜀民既苦寇又苦兵為吏者李若幽崔光遠樹循垂方讀公枯櫻等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亦何有蜀民長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營農贖錢作社嚴武鎮蜀兩川兼攝蜀民始稍甦息公是年諒早云白中丞下車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凡百冗長者又已革削矣合之此詩嚴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畧可見又本傳載公住浣花里好與田叟野老相狎蕩此詩既曰邀我嘗春酒再曰拾遺能住否又曰盆中為吾取欲起時被肘狎蕩之趣大是可想

入奏行

時吐蕃窺西山三城西川八州刺史合兵禦之寶侍御以戰守機宜入奏朝廷

寶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然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厨金

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疎通合典則。感聯豪貴

耽文儒。以上美侍御以見入奏本領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

隅。吐蕃憑陵氣頗麤。寶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

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以上

入奏之事。此行入奏計非小。密奉聖旨恩應殊。繡衣春當霄漢

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兆必俯拾。以上入奏承恩江花未落

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

青芻。以上歸而燕喜

侍御為名家兒少年致主忠義性生其直節已動朝廷况其才品炯無纖塵即冰壺蔗漿不足踰者當此夏日得此二物煩熱洗君軀寧豈非救時之彥以是施諸政事必能疏通而不膠柱又合典則而不垂方人見其驥子鳳雛以為是戚聯豪貴未必能躡文儒者今政疎通合典則藉非文儒安能若是本此入奏其檢察實事亦惟足兵食策戰守方今兵革未息民罹湯火煩熱甚矣西南一隅上厯宸慮不寧甚矣彼吐蕃三道入寇竇氏以文儒用疏通之政檢校戎務應時而施蜀中自邛雅以抵南蠻地界吐蕃其糧儲皆仰給劍南故須運糧自繩橋而壯士喜然後斬木於火井而窮猿呼兵食足矣使恭逢八州協力進攻松維三城扼要固守凡此戰守機宜正侍御今日入奏天子者夫侍御以疏通之政應時之策進而陳奏計非小也帝嘉乃功恩應渥也繡衣當霄漢而立果然忠義俱絕代無也綵服向庭闈而趨不媿驥之子鳳之雛也以侍御遷京兆有如拾芥辭長安還成都亮不崇朝或者以年未三十之侍御於浣花五十之老翁有不屑就訪者不然酒為君酷奴為君犒馬為君秣請為君賀滅寇成功云○檢校意重在糧觀公上嚴武東西兩川說云頃者三城失守非兵之過也三城故詩中有八州三城二句滿眼滿酒筒之眼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

宜深酌題詩好細論以上弊廬遣興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跡

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以上奉寄嚴公

弊廬而外斷橋沉水野竹迷村弊廬而內戲蝶娟娟遊蜂趲趲而况弊廬中人能不把酒有餘情題詩多逸興乎此時深酌細論亟須公耳公於府中應選暇而過我我於江上望詞客之過臨蓋我是朝廷故人公宜加禮公為成都地主我所依歸但恐我則期公思長者之轍公嫌我之席門而回避亦奈之何哉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畧動如神政簡

移風速詩清立意新

六句頌美嚴公

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

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

六句西城晚眺

帝念深分閩軍須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

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

八句願望之詞

公本汲黯往年匡君正切乃頻作廉頗之出將外有廉頗內無汲黯矣為汲黯則有直詞為廉頗則有雄畧况吏治文心更有過人者大凡移風不速者政繁冗而不簡也立意不新者詩滄雜而不清矣公政簡詩清又如此於時層城一帶景物媚人絕域萬里春光奪目蛟龍會合看旗尾之卷舒燕雀低飛羨樓頭之馴擾近接巴蜀則地涵江體有包絡之形遠莫長安則樹與天平有會歸之勢公勉乎哉帝念之殷深於分閩公當報主也軍須之費遠於筭緡公能恤民矣而况蜀羅川錦貢獻朝廷者仍未嘗乏乃猶寵至若驚其高義若霍騃驍之辭策然而古人不遠我觀圖覽馬伏波為庶幾蓋公今日事業著於兩川猶我祖征南將軍平吳事業著於荆川時代雖遙與維真闇相親哉○公論巴蜀安危表有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歛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諸語可知撫蜀者宜輕土物以來遠人史言嚴武在蜀厚賦歛窮奢侈軍須等句諷之勉之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

點雨中垂寄

元戎肯赴野人期江天老病雖

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

三句寫奉答之意

中丞節鉞適近上皇行宮對雨題詩貽我野老詩則貽矣不識野老之期中丞亦肯赴否但恐非尚書之期未必肯耳肯赴雖江干病夫準擬天晴強理釣絲以待云○元戎來理釣絲以待公蓋謂年力雖衰絲綸尚在云行宮後為郭英又僭居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

承前強擬晴天句

只須伐竹

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

承前肯赴野人句

我擬晴天把釣相待。但不知何日果晴。晴則雲隨雨散。白沙青石間洗拭而待元戎矣。我野人更無他事。但須伐竹開徑。拄杖穿花。聽此日浣花溪上。忽聞馬嘶。是元戎枉駕時。吾且傾耳聽矣。○非知已。前日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喧。不出迎。是知已。此日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公豈一味杜門者。

謝巖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

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三句

送下 謝洗蓋開嘗對馬軍。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

乳酒出青城山上。道士不自私。下青城貽中丞。中丞亦不自私。遣馬軍送漁父。我惟有對馬軍洗蓋開嘗耳。大夫有賜。不敢虛也。○開嘗對馬軍亦見公肺腑。洞達坦然對人。隱用羊祜飲陸抗酒而不疑意。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先曰江上值水如海勢。蓋觸目水勢浩瀚。驚人也。次日曰。聊短述。短述非述水勢。述已作詩之指。偶因水勢會心作詩。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

來花鳥莫深愁。四句先寫 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

入舟。二句 焉得詩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以作

作詩何必耽佳句。作驚人語耶。今老矣。回首平生。自悔其非。所以今日詩篇漫興為多。奇言花鳥。從此語都平澹。無用深刻。亦不必為我深愁也。驚人佳句。久不復作。豈尚有往日才情。如江上水勢浩瀚橫溢者。且此水。彼自如海勢。吾只添槎供垂釣而已。彼自如海勢。我只浮槎替入舟而已。水如海勢。何等驚人。添槎浮槎。胷中眼中。已不見所謂如海者。何憂之有。即作詩之法。可知矣。緬想陶謝二公。其為詩不可及處。正在不作驚人句。今日安得詩手。如陶謝二公者。令渠述二公之作。我與同遊哉。○陶謝詩如採菊東籬。池塘春草等句。儘自平澹。未嘗驚人。公曰。性僻耽佳句。正是少年習氣。日擊狂瀾。不覺自失。故題曰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水檻遣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餘二句領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

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近市之居多湫隘去郭則軒楹敞稠密之處妨遠覽無村則眺望餘眺望何如凭檻看江喜其平而少岸臨江窺樹愛其晚而多花况疎雨點江魚滄滄而欲出江風拂燕燕冉冉而能斜檻外之景如此但我所居已去郭矣去郭何有於十萬戶且無村矣無村正不厭此兩三家吾心於此少遣哉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以上水檻

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四句遣心

蜀有漏天常常夜雨我凭江檻喜得朝晴常夜雨故葉潤林塘之景加密已朝晴故衣乾枕席之氣能清夫心所難遣者以多老病也負浮名鮮大用也坐此二者此生無住着而無從斷送也今老病浮名盡付涓涓之酒涓涓之酒雖淺所托之意甚深憑此以送浮生陶然水檻之上此心終得自遣耳○結二語即斷送一生惟有

意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領起下我能拔爾抑塞磊落

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

徘徊四句慰之西得諸侯掉錦水欲向何門跋珠履仲宣

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我子眼中之人吾老矣五句勸

哀莫

王郎酒酣時拔劍而歌氣何壯哉歌則歌矣莫哀可也莫哀者爾有奇才如豫章如鯨魚今抑塞磊落不能自伸我直拔之使之翻風跋浪何哀之有然則今日者拔劍亦不必也且脫劍佩王郎尚有徘徊之意者得諸侯似亦足矣彼朱門雖多珠履難躡王郎徘徊未定

者欲向何門耶。王郎得諸侯，掉錦水是王粲樓頭春色。正深此我青眼高歌，獨望我子我老矣。眼中之人，匪我思存。王郎何必以奇才見屈，舍此他適亦終莫哀可也。○歌莫哀，王郎之歌，高歌乃題中之短歌，須分曉。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

被馬踏唇裂板齒無。戲贈六句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二句

纔建子月，又建巳月矣。時事無足紀，可笑惟有焦校書耳。校書自誇多力，能騎生駒，何為反被馬踏唇裂板齒折也。雖則被踏，其壯心不休，若曰：吾欲得生駒騎之。東擒史朝義，何其壯哉。○肅宗於上元二年，以十一月為建子月。公有荒村建子月句，寶應元年建巳月，肅宗病劇復以建寅月為正月。建巳月以後，月數皆如其舊。公復有元年建巳月句，中間建丑建寅建辰建卯等月，都不著，獨於建子建巳紀其起訖，故稱詩史。

漫染泥何不避雨色。戲贈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建巳月之可笑者，不獨焦校書，又有王司直亦為馬蹶折臂。蓋因遇雨故，司直何不少避為。此泥中耶。雖則折臂，古有羊祜曾為三公禍，今所倚今日司直未必非福。何歎恨之有。○人生得失如塞翁之馬，得不必賀，失不必弔。惟達者弔其可賀，故趙氏得左人中人兩城而憂賀其可弔。故柳子厚以王參元失火，若果蕩焉泯焉為尤可喜也。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

顆勾圓訝許同。四句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

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四句

我向謂寢園薦新有此櫻桃之紅，不圖西蜀野人其有籠滿贈者，櫻桃也。自紅也。禮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不欲手澤之漬，筠籠為不可洗滌之物，故須寫乃不敢輕寫而細寫，不敢驟寫，幾回細寫，愁其仍破者，不以野人贈忽之也。此筠籠中，櫻有萬顆，寫器之餘，勻圓一色，豈獨今日猶憶我在諫垣時，侍臣沾宴，分食尚方，退朝出宮，擊歸滿器，此叨聖天子金盤玉筋之餘也。放逐以來，金盤玉筋，久無消息，不謂他鄉流落，還得嘗新，所由睹物不勝興感耳。○寶應元年，建巳月上，皇肅宗相繼實天，公在成都感時傷心，故睹櫻桃，愴懷曰：金盤玉筋無消息，有編此詩於廣德二年，謂公憶去年十月吐蕃逼長安，代宗幸陝，公遠客成都，未知消息，因野人之贈，忽思今日玉食，有此時物否，謬矣。微論廣德年間，公在東川，與西蜀無涉，卽是年公傷春五首，已自注云：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櫻桃為孟夏之物，此時尚未知消息，不幾與自注相左。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

四句 時事 豈無蜀兵三千人 部領辛苦 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 翅托身白雲 歸故鄉 有感

兩麥成熟正可刈，獲婦泣夫走兩麥。齊盜矣，奴刺橫行，衝突於梁洋集壁十二州，無不腰鎌刈麥者。昔年麥莊之銷，將又見於此處，寇亂如此，豈無蜀兵可以防禦，奈部領辛苦奔走，既罷而江山長何，我在蜀中，處此時勢，自歎身非鳥羽，乘雲可飛，迢迢故鄉，安得旋歸，避此寇亂也。○寶應元年春，奴刺寇梁州，梁州觀察李勉棄城走，以臧希讓代之，蜀兵三千當赴希讓軍前。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

識將軍禮數寬。四句 嚴公携酒饌枉駕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

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四句 自述

竹裏何處忽見行厨 釋絡爭洗玉盤 蓋由將軍枉駕 載酒尋歡 花邊一簇金鞍 已到矣 公而任重 人謂公求我

之急乃殊不然。不過在車騎交歡故人禮數之寬。我自識之耳。顧我草堂為地甚僻。自分長此百年。聊以卒歲。况錦江片水。五月猶寒。在公酒饌之餘。看弄漁舟。坐移白日。在我野亭之內。老農何有足罄交歡。公真任重哉。○老農何有。舊註謂公自言家貧。固陋。一說中丞膺節制之尊。何有於老農。亦非。公益謂老農何有才能。足佐中丞。乃罄交歡。如此。即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到江干意。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二句嚴公廳畫圖 劍閣星橋北松州雪

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四句詳寫蜀道地圖 興與煙霞會清

尊幸不空結還宴與同詠意

聽事畫閣江山森列。盡在此地圖中矣。地圖中據險若劍閣。近界星橋扼要。如松州遠控雪嶺。况華夷雖別。山勢不分。吳蜀雖遙。水道原接。星橋北莫以近而疎其防。雪嶺東莫以遠而地其守。山勢不斷。則當慮其關入。水煙霞所幸。清尊不空。得與公同詠此蜀道畫圖云爾。○劍閣為中原門戶。松州當吐蕃要衝。蜀水之源皆發夷地。山亦聯屬。防守最難。近者吐蕃寇成都。奴刺寇梁洋。集壁亦孔亟矣。岷山道江由荆至揚。吳蜀之水原合。以之運漕。江淮可通。梁洋以之用兵。長江可通。巴蜀此上元二年置南都。以扼吳蜀之衝也。時吳地廣陵潤州諸郡自劉展亂後。元載搜括貨產。江淮一帶。民皆嘯聚。山澤州縣不能制。吳蜀水相通。公有隱憂焉。題曰。同詠蜀道畫圖。蓋欲嚴公觀詩得其意也。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織緯成縕袍以上雨候 風雷颯萬里需澤施蓬蒿敢辭茅屋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臯以上大雨 荒庭步鶴鶴隱几望波濤沉疴聚藥

解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壠畝勸

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我家操以上雨後情事

冬有積雪則春有小雨西蜀去冬無雪春農宜嗷嗷哉乃天眷忽回夏雲鬱起熱彌極雨將作矣俄而風雷施沛澤降茅屋雖漏黍豆得甦道絕行踪江無靜响何惡不洗靡遠不清雨大如此我狎鶴鶴於庭前望波濤於几上沈疴減藥物忘况潤物之功無有不及不毛之地借雨能生雨之為功大矣夫大雨之後力耕為急但勸農自上官曹勤於勸斯甸徒力於耕小人勞力而食人君子勞心而食於人彼操耒耜者自有四鄰耳我曹何與亦共享天眷可已○孔丘斥學稼孟軻闢並耕從來大經濟人不為一身一家謀公曰四鄰出耒耜何必我家操此等語意與灌園抱甕人自別是年蜀地大旱公有說早上嚴武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四句漲前

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廬蛟龍亦狼狽况是鼉與魚四句漲

前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青青

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知遠山雨夜來復何如八句漲退復雨我

遊都市間晚憇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結寓思歸意

猶憶溪水未漲前浣花橋下石可把車可行也入秋泛溢幾壞我廬困及蛟龍何况魚鼈日來溪漲半落跬步可通然填淤尚深匹馬難渡是我歸途還阻也隔溪遙望想見浣花橋處麻生縱橫浣花堂內琴書散亂而况遠山之雨夜來復作我廬此際又當何如我晨遊都市晚向村墟者蓋由久行之客思家不置無奈漲雨連作阻人歸轍何

寄高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二句喚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動歸意

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尊六句

寄詩之意

庸蜀舊隸楚我身羈此與長安之日月遠矣病客之魂何日而招猶幸有子在耳子之詩名非我誰共豈獨詩名即當今世事舍子誰可與論者今日新君踐祚我輩可以還朝老人星明故園可以聚首夫豈乾坤終遠病客終羈也他日相見共倒芳尊有不爛熳之極哉○黃鶴曰是年代宗即位高適官於蜀召還故曰南星落故園按史適召還在廣德二年松維失守後南星即南極老人星公與適皆舊臣宜曰老人星

杜詩闡卷十三終

杜詩闡卷十四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自成都往綿州至梓州詩寶應元年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四句入朝
之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四句
溯其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四句
前功空畱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六句去後之思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

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六句

奉送情事

痛哉立肅二宗相繼賓天鼎湖渺渺瞻望勿及然新君嗣服象闕憲章又一番新矣今日朝義未滅國難方殷公為先帝舊臣中原尚煩整頓而公安反側樹經綸天步張塞塵靖功已見于前則後效可卜也因之莅蜀未久羽翮頓回外任幾時星辰再捧公入朝矣如蜀人去後之思何于時漏鼓寂然誰為傳書宮鶯淒絕不忍轉春玉帳之術空留錦城之人愁殺豈獨蜀人即如我者不得與公同趨丹地可堪流落尚隱江潭然巴蜀難居此生那老長安舊地會須言旋公此去已陟崇班必登台輔他日身臨國難莫惜頂踵我臨岐贈言意盡此矣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公自注杜

使君乃宗人也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四句總起

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

背○幽○谷○窓○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以上寫江樓城

擁○朝○來○節○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

能○幾○諸○孫○賢○至○今點宗人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以上送別之情

野興優矣况有江樓足延賞心惟是我公歸朝來送使節惜此登臨落景難久也日暮而遠渚煙浮樓高而披襟風快涓涓淺瀨彩鷁還依杳杳層雲晚禽未返檻喜其峻背谷則明窓愛其虛交林則暗俄而疎燈幾點鳥榜皆懸明月片輪江天一色送別者綿州城外擁節未還與宴者鳥道天邊橫參欲落我本依公公去此別真為窮途此詩真成苦調而况後會難必猶幸使君尚在宗人有托耳由落景至月靜由參橫至河沈天已曉戶休閉終宵送別情緒如此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六句重送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二句自嘆

我送嚴公由成都至綿州奉濟驛青山猶在故人將分亦空復多情耳此後酒盃重把不知幾時猶想月下同行已成昨夜公去矣兩川列郡謳歌思慕竟不能畱公去矣歷仕三朝出將入相誰復能比所難為情者老夫耳從此江村歸處寂寞殘生誰為我故人者重過草堂話舊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公自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是年七月徐知道反劍南以兵守要害距嚴武不得進公亦不能歸成都將有梓州之役此送李使君之梓州任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穎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四句除刺

史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不

作臨岐恨惟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以上遇善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結意自

使君除梓州刺史即穎川黃霸梓州有賢守矣計使君五馬到梓正使君雙魚抵綿但我所望于使君者豈特雙魚庶幾贈筇竹為我扶老需貽錦衾為我禦寒計然則臨岐有何恨惟側耳聽君他日課最被舉耳此行也火雲赫赫揮汗為煩泉水涓涓塵心可醒顧臨岐雖無恨而此別有係懷者蓋以梓州屬邑射洪有陳子昂其父昔年為段簡所辱子昂欲報父仇反為所害蜀人至今憐之君按部至邑當為我而一潸然也○筇竹與錦東川所出公將入梓托意二物謂使君如杖可倚如衾可庇又似謂梓人得使君扶持衽席之如杖如衾姑寓意于已欲得此二物如任棠置孟拔薤抱兒當戶意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嘆恨傷精魂。四句傷死後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

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霑臆

四句痛生前

我在綿州猶憶苦戰身死此馬將軍者非他人自言我是伏波之後奈何干戈未定便失壯士將軍精魂竟安往耶將軍何為苦戰身死蓋因去年狂賊段子璋作亂綿州將軍曾奉命討賊彼時臨江把臂與我作別今日惟有一片孤雲冉冉還在若疑結不忍飛者誠傷將軍死難耳我看雲之際想像精魂能不涕泗沾襟也已○上元二年四月段子璋反舉兵襲節度使李與于綿州馬將軍必李與牙將死難綿州者黃鶴謂即馬巴州非也按公奉別馬巴州詩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已廣德年間與段子璋反時無涉且奉別詩曰勲業終歸馬伏波茲苦戰行又曰自云伏波之子孫語意不應如此乖舛

去秋行

去秋涪江水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

二句憶生前

到今不知白

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

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六句傷戰死

往時死難不獨馬將軍去秋狂賊未反涪江水落臂槍走馬者又誰家兒至今白骨沙塲不知其處可憐一時部曲自綿州去不見從遂州還也彼時遂州城中將軍之漢節猶在奈遂州城外巴人之救援無聞致使骨埋戰場魂號永夜野營猛士撫事而悲亦何益矣○鮑欽止以此章為指嗣號王巨按史段子璋反遂州刺史嗣號王巨脩屬郡禮迎之被殺既為遂州刺史不得云部曲有去皆無歸既脩郡禮迎賊不得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鮑說悞

觀打魚歌

時公因徐知道之亂雷綿州借打魚諷為人上者不宜虐民激亂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鱖魚色勝銀。魚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長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

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以上觀 饕子左右揮霜刀。

鱸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

魚味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髻。咫

尺波濤永相失。以上諷

打魚者

打魚者以魴魚味美。漾舟沉網。截江橫取。魴魚之外。即為常才。殊不知魴魚之外。又有赤鯉。赤鯉之外。又有蛟龍。彼赤鯉者。其出有神。彼蛟龍者。其怒已甚。一旦迴風颯颯。吹沙胥去。夫豈打魚者可得取也。打魚事畢。因而作鱸。嗟爾魴魚。纒出漁網。便罹饕刀。揮霜刀而鱸縷飛。登金盤而白雪聚。其味之美。覺徐州秃尾。漢陰槎頭。舉不足道。魴魚自傷。味美致供貪饕。豈知味雖美也。一飽之後。魴魚安在。獨惜為魴魚者。素髻纒割。波濤永失。彼為漁人者。亦何忍使魴魚有失水之痛哉。○赤鯉等句。喻為人上者。但知鞭撻愚民。其傑黠豪雋者。原不受其迫脇。有棄此而去。如此。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

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

傷損皆垂頭。倔強泥沙有時立。以上觀 東津觀魚已再來。

主人罷鱸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干

戈兵革鬪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我徒胡為縱此樂。暴殄

天物聖所哀。以上諷

打魚者

打魚者清晨更集。設網提綱。勢欲盡取為快。或操舟或挺叉。萬魚急矣。被打魚者。將一網而盡。豈知小魚脫漏不可紀。極大魚倔強。有時直立。打魚者亦何益哉。我于東津。已經縱觀。今日再來。又復傾酒。一若樂此打魚之事者。豈知蛟龍已徙窟宅。而他走。鱸鮓亦隨雲雷而遁。逃不獨小魚脫漏。大魚倔強也。今日兵革未休。民生塗

木言屬
五
炭何以異此夫破卵則鳳凰不來殺胎則麒麟不至爲人上而貪辱害民有鳥獸散耳我徒念此亦宜慘然何爲罷鱸傾盃屢縱此樂暴殄天物聖人所哀東津主人亦可省矣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六句樓

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二句作歌之意

綿州州府何其磊落蓋由高宗顯慶年間越王封此故也府中西北更建高樓夫州府城郭既已磊落照以碧瓦朱甍又加壯焉其樓下則有長江凭樓望之百丈清也其山頭則有落日倚樓眺之半輪明也今日長江自清落日自明越王安在獨此樓舊跡在耳夫舊跡何足憑惟千秋萬歲後其人情或悲或憤或思慕或諷刺所係于人情不同舊跡因之有異卽越王可知矣○撫碑觀山瞻羊公之展誠翠石樹笑恒繼之愚轉見千秋萬于則天時曾與兵討武后者

海棕行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四句海棕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四句托感

涪水所經處涪居其右綿居其左左綿舊有公館公館舊有海棕海棕止一株落落自異但見其高入雲而已望之者爲龍鱗爲犀甲錯落莫辨若犀甲是蒼稜也若龍鱗是白皮也十抱成圍一何巨哉惜乎雜處衆木負此殊姿彼長安上直北辰正須此木爲棟梁需今衆木紛紛海棕落落誰爲移之北辰上者庶幾胡僧法眼過而識之大夫淪落世無知已率此海棕類也夫

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二句觀者貪愁掣臂

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

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六句觀

姜楚公皎其畫鷹必戴角形像已殊况殺氣森森直薄幽朔其傳神又如此此皆苦心所至故雖畫鷹一若掣臂能飛者彼觀者徒愁其形神絕似掣臂飛去亦曾一鑒畫者苦心否今此鷹真蹟雷于左綿有此真蹟真骨反不足貴惟其然不但觀者貪愁直令燕雀驚怕寄語燕雀不煩驚怕今日尚未搏空上天耳有日焉搏空上天即搏擊不難豈但驚怕已哉○觀者之人猶梁間燕雀觀者之人愁其掣臂飛猶梁間燕雀怕其上九天觀者徒駭其掣臂能飛不察其苦心獨至誠然皮相誠然梁間燕雀之見不說搏空上九天却說亦未自負愈高

宗武生日

小子何由見高秋。此日生點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各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絲衣輕

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結

學

長生我因徐知道亂不得歸成都。小子宗武何日得見今日

祈之八月高秋正其誕日。憶自都邑傳言以小子係老夫之

子。每一話及與老夫金稱夫小子何知雖詩為家學自

我祖膳部相傳淵源已遠而人言小子宗武為知詩者

特狗情則然耳我所期者文選是我家學尚須熟精彩

衣不過兒戲且教休覓今日是汝誕期念汝病餘形神

凋瘵肆筵雖秩坐立欹斜尚酌流霞之酒徐徐細傾以

遣此日圖長生可也○公贈畢耀詩曰流傳江鮑體又

水閣詩曰續兒誦文選此云熟精文選理誠非泛語瑞

溪集云子美宗法文選撫其英華苟羅曲撥嚼為吾語

又用以訓其子愚以世人徒拾其辭未精其理公曰精

其理直欲棄糟粕取神明即昭明鑿蕪穢集精英意項

曼卿脩道入山遇仙人以流霞飲之輒不

飢公以却病延齡祈宗武故末句云然

悲秋

涼風動萬里

一句

羣盜尙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

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覓兩京

七句

悲哉秋之為氣涼風自萬里而動乃成都群盜尙縱橫未靖耶涼風而動萬里家誠遠矣所憑者傳書耳家遠傳書未知何日得達也群盜而尙縱橫我終去家為客矣我為客之情當秋來益不能禁耳家遠傳書則不如高鳥之飛意南意北瞬息可到秋來為客則彌嘆身世之拙一身將老猶復因人雖然離家矣尙有迎家之日去國矣終無歸國之期况從此而往始欲投峽則去京更遠西歸難問悲秋之情為何如哉

客亭

秋窓猶曙色木落更天風

二句領

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

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初窓上還曙色無奈木落時又遭天風曙色何如日出矣初在寒山外江流矣尙于宿霧中曙色然矣客亭中人何以為情自傷身為棄物幸生聖朝已成老翁那堪多病雖聖朝無一物之可棄乃老病為白棄之殘生惟有零落飄搖任其蓬轉不猶木落更遭天風哉

客夜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四句

景情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客夜感懷

睡本易着客睡則難着天亦易明秋天則難明何曾着非無故也不肯明似有意也此時簾間月影去矣難畫枕上江聲來於何處我客夜如此者自傷計拙途窮耳計拙難望衣食于友生途窮又以友生為衣食顧我未歸之情亮無人悉庶幾老妻題書數字曾達與否未可知也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四句
城登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四句

承望遠說

往年九日。但醉黃花酒耳。今日登城。早成白髮翁矣。疇昔之歡。豈不欲追。而筋力已非。家國之遠。何常不望。而年歲如故。望遠何在。一望弟妹。在悲歌裏耳。存亡不可知矣。一望朝廷。只醉眼中耳。理亂豈能悉也。所以然者。兵戈未息。關塞又阻之。關塞既遙。兵戈又擾之。無窮之意。百端交集云。

九日奉寄嚴大夫

時徐知道。道據劍閣。距嚴武不遠。徐知公有此詩。通鑑似誤。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四句
故小驛香膠嫩。重岩細菊斑。二句 遙知簇鞍馬。回首白

雲間。

結出相憶

九日登臨。已堪愁思。况兵戈載道。冒險難前。遙想大夫此時。漢節在手。惟恐為賊得也。劍閣既為兵阻。不知巴山間道。從何路可出耶。巴山之處。亮有小驛。當此九日。香膠必嫩。定有重岩。當此九日。細菊初斑。公之歸節。既稽留于小驛。重岩自應據鞍。回首念我。回首何在。遙知在白雲深處耳。是時徐知道。雖殺劍閣。尚未通。公在梓潼。之後。嚴答詩云。臥向巴山月落時。正答公不眠持漢節二句。跋馬望君非一度。正答公遙知簇鞍馬二句。

題玄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州。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

常近鶴。杯渡不驚鷗。六句 似得廬山意。真從惠遠遊。隱將

昔年有顧虎頭名愷。以善畫傳。但不知此間屋壁。滄州之景。自何年畫者。畫中石林。赤日之間。如見其氣。畫中

江海青天之下如見其流其石林內有禪師飛錫至者常近鶴也其江海中有禪師浮杯渡者不驚鷗也此畫圖中石林江海有滄州之趣疑即廬山路此畫圖中飛錫渡杯者得虎頭一筆若真從惠遠遊畫真神矣

戲題寄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鬚一別五秋螢四句

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二句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

戲意

王非他人即西漢之親王子我猶嚴光為成都之老客星此老客星百年忽忽功業不建所餘者止雙蓬鬚耳此親王子我與作別至于今五度秋螢矣王非不善飲者何為今日忍斷陶亮盃中之物但看崔瑗座右之銘王既斷酒何以追隨此老客星者亦自醉以逐浮萍而已王使我自醉以逐浮萍王何以為情哉○時王貶蓬州刺史起句

築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四句

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四句

戲是

吾雖老猶能策杖從王而飲但王已斷酒穆生之醴未必為吾設則已異昔遊耳王異昔遊明知吾王因酒病而嗟不起則我雖能出亦誰許吾醉而一相留但王雖斷酒乃蜀酒之濃原無敵也甚可飲也既斷酒必除葷然江魚之美自可求也甚甚佐酒也吾終期酩酊思為王淨掃雁池如梁孝王不悅遊于兔園命賓客以解不悅之意則王病起酒可不斷矣○不起者謂王病酒不起本枚乘七發七發連用起字于音曰太子能強起聽之乎于味曰太子能強起嘗之乎于音曰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連曰予病未能嗟不起正用此以楚太子比漢中王以枚乘自况博議引溪源不起亦是但三章中公只諷王斷酒益無自述潦倒之意

群盜歸無路衰顏會遠方二句王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

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畧喪亾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六句

昔憶

我在梓以知道畔亂欲歸成都無路耳不圖王亦來梓忽相晤語往日我詩警策王尚憐之否往日我酒顛狂王尚憶之否王于本支是魯衛不比他藩客于王門為徐陳在者已少今日但有我為枚乘耳往日登堂論交為時最早王亦應念何忍斷酒使我老而寂寞哉觀公醉為馬墜詩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其少年遊王門酒能顛狂大畧可見謝惠連雪賦序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乃置旨酒延枚叟應念不是空念應念昔日置酒延叟不似今日斷酒也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

同一照烏鵲自多驚六句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結出

意之

露清夜淨月出滿城月可翫也我為浮客當此月下危坐難安王之歸舟當此月下獨行無耦夫歸舟雖獨行乃月到關山由來同照浮客當危坐似月明烏鵲無枝可依露氣雖清風吹暈至吾聞淮王有缺暈之術王即淮王不識能為吾一試此術否○淮南王畫蘆灰月暈缺風吹暈生月光已失淮王之術安在使月暈不解王以不從肅宗詔收群馬至遭貶斥一片丹心照臨不及如月被暈不能鑿物高力士傳亦云李輔國竊弄威權拂其意者不死則流一郡王瑀是也輔國宦豎擅權蔽主使親王貶斥是風吹暈生之象淮王之術能解月暈漢王之誠難格主心故聊為解嘲語曰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亦

何有四句叙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

尊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
緋衣走銅盤燒燭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以上叙相黃

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
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
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

古人求

以上叙相
從交誼

我入東川回首成都家在其處乃亂罷後置草堂不顧
者以東川有從事可依從事豪俊又豪俊之大者一見
把臂能飲我酒也酒酣舞劍聲吼蛟龍帽上拂塵紋生
螺粟于時行酒者有紫衣有緋衣將者將走者走燒燭
吐光飲酣矣夜淡促膝情密矣夫黃昏扣門不以舍粹
為辭每有良朋不可多得茲于俄頃間如膠在漆使人
萬事一旦都捐一若百年歡娛從此可畢者是必神能
願意能然為真佳士故能使我客憂風宿疾廖今日乾
坤內命為一軀無間交態悠悠者何可勝
數乃垂老遇子真當于古人中求之也已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邊
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嗚呼
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以上
泛說况我飄轉無定所終

日慊慊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
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

意來同煮

以上嚴
氏溪

天下兵馬到處未銷我生漂漂難免溝壑天下如此故
客劍南乃劍南不可居者又然夫劍南為邊頭不可居
者節鎮驕蹇無禮也夫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
息若屬要人不過酒肉夫富貴驕人賢者納履酒肉何

物茲以驕人。今人如此。因思古人。又嘆古人不可復作。徒令志士甘漁樵而不返也。我今流落無依。棲皇輶轉。幸于秋夜。宿此霜溪。素月既高。與子長話。自嘆東遊梓州。西還未能。此身舍子。更將何許。子霜溪之上。幸有松根。松根之底。必有茯苓。此物延年。遲暮可服。今日此來。將與子斲苓同煮。駐此頽齡。又何慕乎邊頭公卿。肥肉大酒哉。○日志士非邊頭公卿之比。曰松根茯苓非肥肉大酒之比。曰遲暮有意來同煮。非酒肉徒相要者之比。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此喻賢人

不能遇主。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

此喻賢人。不能得祿。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

其宜。四句發明

悲賢人。赤驥有萬里之姿。今抑首悲鳴。垂淚至地者。非其人。鳳凰從東來。本初儀天下。今高飛而去。良由契合。亦由英雄之主。能馭長才。可即赤驥之理。以相推也。觀鳳凰可知賢人矣。賢人擇主不得。自有定分。豈容貪戀升斗。致昧進退。若使定分不守。不有愧于鳳凰哉。

市人日中集。于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此言買利

無益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此言

務本。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承務秦時用商鞅。法令如

牛毛。承買利意

諷理財者。莫貪利于市人。其日中為市。雖末必爭。不知其所得之利。如置膏烈火煎熬。立盡耳。豈若農人所望歲稔。所除蓬蒿。蓋穀為農本。比之市人。謂邪贏優而足恃。真徒勞耳。况有國家者。所用得人。則本計不失。如舜所舉者。十六相。以六府三事委之。而已不勞。身何尊道何高也。所用失人。則言利競興。如秦所用者。一商鞅耳。商鞅與利。不遺餘力。法令密。民念媮。寃亦何利之有。今日如商鞅者。豈無人。尚法舜鑒秦哉。○寶應間。元載

代劉晏專判財利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者計其大數籍其所有謂之白著故曰商鞅註家謂指劉晏第五琦非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四句開創

須賢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亦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八句中興

須賢

諷諸將漢朝中興獨推光武蓋其天下失而復得也
遡其祚永創自高帝高帝雖聖一時佐命蕭何曹參與有功焉開創且然何况中興古來經綸中興者必有長才以佐之即如光武若寇恂若鄧禹皆濟時良佐若耿弇若賈復亦羽翼宗臣有此諸將所以漢家休運復有四百即二十八將丹青炳然亦得列于靈臺毋愧高祖時開創諸臣今何如也○此詩舊註專指僕固懷恩非勳尉遲敬德之流圖畫凌烟閣者奚翅霄壤故有感而作

光祿坂行

時必自梓歸成都迎家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溪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六句光祿

坂

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二句感慨

梓州銅山縣有光祿坂我循坂而行荒荒白日已下絕壁西望成都一片夕陽耳伴我行者不過枝頭鳥啼天邊暝色况山行之際馬驚墜谷草疑伏莽乎往時開元年間行人萬里不持寸兵今日道梗至此回首開元真隔世也○公憶昔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此日安得更似開元中盛衰之感深矣

客舊館

此題或編未赴閬以前或編移居公安時今疑是公往還梓州成都時來時有客亭詩去時宜有舊館詩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棗赤。依舊竹林青。風慢

何時卷寒砧。昨夜聲。六句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二句舊館

天地間來往皆陳跡。每隨人事日遷也。即此客館。初秋別時。梨棗未赤。忽焉已赤。初秋別時。竹林正青。依舊仍青。館中有幔。昔所設者。不知是何時而卷。館外有砧。今所聞者。猶然如昨夜所聞。一往一來。無非他鄉。欲歸故園。必出江漢。惜乎無由而出。愁緒冥冥。殆與日俱長也。已。卷是着力字。須用聽字對。且不出韻。公決是昨夜聽聲字。必係傳寫之悞。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回。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

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六句梓州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由得好開。感懷

秋盡矣。從此東行。何日得還。顧此茅齋。亦聊寄少城隈耳。茅齋有菊。今日籬邊。空老陶潛之菊。亮無白衣送酒之人矣。草堂臨江。往時江上。徒逢袁紹之杯。難挽劍閣羈留之轍矣。既已携家東行。回首雪嶺。西日已落。覺獨看而淒絕。極目劍門。北人未來。豈猶阻而難通。夫世難未夷。家鄉不保。萬里為客。何辭之有。但此生懷抱。窮年鬱鬱。何日得開。况當秋盡。又東行也。公在草堂時。仲夏嚴公枉駕。自携酒饌。此時竹裏行厨。花邊立馬。真不減河朔避暑之飲。嘆今不可復得。為此追憶語。曰江上徒逢袁紹杯。升庵引袁紹要鄭玄大會賓客一事。公自况為儒遭世難。亦是。

遊射洪通泉詩 寶應元年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雋蟠三蜀。水

散巴渝下五谿四句野望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

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携四句野望所感

射洪有金華山有涪水山北水西適當仲冬風日宜淒淒也此金華山北聯越雋其勢遠蟠于三蜀此涪水西散巴蜀其支下及于五谿野望遼濶如此最難為情者獨鶴飢鳥當此淒淒風日不知何事而舞似欲向人而啼我作客他鄉猶之獨鶴我旅食無計即是飢鳥此時非無射洪美酒可慰淒淒之客但極目傷神誰為我携一解此獨鶴飢鳥之愁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四句金華

山觀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四句

到雪嶺日色危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四之景陳公讀書堂石柱以青苔悲風為我起激冽傷雄材四句拾遺故跡

涪山衆矣最高者莫如金華故于衆山內獨崔嵬其紫也山色紫則天光青若蔚藍然以蔚藍天下臨崔嵬峰而瑤臺在其中有迴抱之象蓋觀在中山中也于焉繫舟山下策杖山上層巔盡俯川谷皆開惟是時值窮冬雪嶺落日苑而無光霜鴻苦寒聲復哀絕少焉入觀但見玉女跪而焚香仙人來于霧裏陳公安在所遺讀書舊堂柱歛苔沒但有悲風激冽耳豈非陳公雄才不幸遇害故悲風亦為感傷云○蔚藍謂茂蔚之藍天之青色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烟四句故宅

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

楊馬後名與日月懸六句傷拾遺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

昭超玉價郭震起通泉對照位下等句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對照日月懸等句終古立忠義感遇有

遺編挽合聖賢等句

陳公辭世未久其故宅尚有修椽無奈日色悠揚寒烟慘澹也陳公生前不遇苑後舍窳可想見云當年以陳公才官正字終拾遺位不顯矣然不足傷古今所重者聖賢而况其才又足繼騷雅豈無哲匠不敢比肩故能繼子雲相如各懸日月若論高位何必陳公才哉當年同時英俊多登台輔如趙彥昭郭元振一則逢善價官侍郎一則起通泉封代國似與陳公之才高位下者異今兩人于陳公故宅素壁之上皆有翰墨然堂在則翰墨在堂亾則翰墨亾安能共垂千年如陳公之比楊馬懸日月當年陳公本于忠義發為文章其感遇諸詩皆慨嘆武后革命事旨寓神仙心依唐室此其志真與日月爭光信乎位下局足傷所貴者聖賢也

調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塔除以上我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四句文公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碑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倘吹噓以上是調文公之意

野寺在喬木中山僧不一或高或下而居有何足異所異者石門日色絳氣扶疎耳而况石門之內風磴何幽風磴之傍薜蘿甚盛莫猛如虎臥而馴伏因嘆文公道力迥出山僧文公精廬亦不在山僧高下之數而出其家上烟塵表也文公即志公說法之餘能使天為雨花今文公在雨花外不下山者已十餘年長者自來布金

文公會不動念。良由性地圓明。一塵不染。如珠脫翳。似月當空耳。若甫南北奔走。心境荒蕪。詩酒交汚。簪纓忝竊。今日方悟。王侯螻蟻。同一丘墟。恒河沙數。都作是觀。我來虔謁。更無他意。願聞妙義。回心大乘。庶幾住着。皆空。直參三昧耳。惟是眼膜既久。不能見性。誠得金篦一刮。卽價重神渠。豈我吝哉。彼一切妙法。本來無生。生且無也。何有于死。是在我師汲引。特將此理。吹噓下愚。我師倘有意否。○茲理卽無生之理。卽心地初之第一義。卽脫玷翳之大珠。卽當空虛之白月。雨天花。馴猛虎。皆是物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四句叙交

誼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四句起遠

遊起遠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以上奉

我聞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今在射洪見愛于四丈是四丈能愛其人愛其人須推愛人之愛以及屋上之烏卽我妻孥有賴矣蓋由人生相與在于意氣意氣豁然傾蓋如故今日成都亂後氣象蕭條雖有草堂久付秋草計惟東征乘桴浮海但此行萬里資斧止須十金而妻孥靡托爲是耿耿自傷風塵蹭蹬同于老馬所望志士傾倒心胸得邀覆庇則屋上之烏有托而東征得果四丈志士亮爲我感傷推烏愛哉○時公欲下渝州托妻子于李四丈觀起處人好烏亦好句及中間妻孥未相保句非無謂也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晨星得使諸病人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六句早發之故 傲裝逐徒侶達曙凌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惡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六句江洲稍疎散風景開快悒 二句南縣途中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

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便灑楊朱泣以上早發

感所

我年老出門筋力甚憊况戴星而行易致寒疾何不固窮家居也身為鄙人既寡道氣因而在困不能獨立不
得已遠適療貧耳促裝戒塗犁明凌險但見寒日出霧
清江轉峽路難如此僕馬不前少焉已是射洪縣南途
中江洲在前風景疎散吾心悒悒忽焉而開但旅懷差
憊終非曩遊衰顏雖破勝景難再窮途之哭仍為步兵
岐路之悲竟揚子亦何日得免行役哉○世之處困
窮者未有不為命為有道氣能獨立及其失足一蹶不
振此時道氣安在獨立安在公曰鄙人寡道氣在困無
獨立蓋既已飢寒向人妻孥失所縱使有道氣能獨立
到此亦不能自解昔者仲尼厄于陳蔡召弟子問曰匪
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此弟子曰意者夫
子未智未仁也由此觀之古來聖賢遭此困窮亦有不
能自信之一日况如阮籍窮途揚朱岐路當此時猶強
言曰我有道氣我能獨立多見其不知進退也公曰寡
道氣知其有道氣公曰無獨立知其能獨立與強顏者
異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谿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
生層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以上通泉驛縣郭輕烟畔一

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以上南去十五

里山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蓬所歷有嗟嘆

四句感懷

向曉而谿行濕亭午而水氣收蚊蚋夏重冬温則集小
虫有負暄之情鳧鴨避人遠則亂微禽有遠害之喜
登頓盡而層陰生欹傾交而高岸出通泉地近山水所
歷有如此未幾至通泉驛驛樓枕衰柳之間未幾至通
泉縣縣郭倚輕烟之裏此地去縣十五里有沈家坑一
川綺麗壯觀難窮况山色悠然江光無限可傷者我之

哀時有愧尼父我之去國何異仲宣
既無往不飄蓬宜所歷有嗟嘆也

過郭代公故宅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夫
登堯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以上叙其才定

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托群公見

慙色王室無削弱迺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以上叙其功我行

得遺跡池館皆疏鑿二句故宅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

寶劍篇神交付冥冥四句追嘆

豪傑未遇大抵脫畧代公亦然溯其起家不過通泉尉
耳乃放曠自得何嘗以小官介意及登堯冕挺直節磊
磊落落舉動非常情可測者計代公一生其功名最著
二年乃公主攝龍始于中宗神龍而下我遇其神廟之
由則代公實定策于神龍後也太平誅宮禁清玄宗得
尊位而君臣之義明玄宗得親傳而父子之倫正睿宗
付托之意亦以不負藉非代公定策如舉朝宰相當立
宗誅逆睿宗御朝時皆惴惴走伏外省又誰為總兵扈
從宿中書省二十四日宜乎群臣有慙色也幸而王室
如故不至削弱其功名迺出名臣上丹青繪像又何惡
與今代公已往故宅尚在臨池館想其風烈以為當
年定策宮掖指揮不遺餘力者皆由其臨事能斷今日
若有代公其人宮掖之奸如太平公主者不難立翦所
由顧步涕橫耳定策之功不可復得寶劍之篇至今尚
留惜乎高咏之餘神交冥漠不能起異人于往日是可
慨也○壯公二句似有慨于輔
國良媿寶劍篇曾見知于武后

觀薛稷少保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遊

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畧書入金牘懸以上出書畫仰

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爰相纏

四句又

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

四句此

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以感

少保古風一篇。秋日還京。十里陝西作也。豈特詩兼有書畫。所惜者功名不終。但傳書畫。流落于梓州涪江。徒見其畫藏蓮界。書入胸懸耳。書法有懸針垂露者。少保筆法。正合垂露之姿。我仰看金牘。不騫不崩。亦只曾慧寺三大字。乃寶愛之至。至刻畫蛟龍以纏之。爰爰然。高懸不墜。書入金牘。懸者如此。他畫不盡見。就此曾慧寺屋壁。所畫西方變相。下發地。上扶椽。其中變相。慘淡飛動。歷年雖久。丹青未湮。畫藏青蓮界者。如此。惜乎。書畫徒傳。功名難問耳。我來通泉。既觀代公故宅。又觀少保書畫。何多壯觀。蓋由當年少保與代公同遊太學。俱號賢才。故今日通泉。都有遺蹟。我來亦偶。後之來者。又不知何人。流連嘆賞于此耶。○少保古風。獨舉陝郊篇。蓋由詩中有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二語。公意。少保當年。慮太平公土之變。既不能如代公定策。又不能過實。無乃心王室之忠。故即借其古風。以起興。惜哉。功名忤是悲痛。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提一真字作骨

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

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

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隣

以上畫鶴所謂

寫青田真也

高堂未傾覆幸得耐佳賓曝露墻壁外終嗟風雨

四句點

頻屋壁赤霄有真骨耻飲灣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畧誰

能馴

以真鶴結

世傳青田出鶴。畫者難得其真。薛公畫鶴。其數十。皆得其真。故畫久色盡。出塵之姿。蒼然如生。此十一鶴。或

低或昂各有意態磊磊落落皆如長人不獨形下且能
傳神蓋由畧粉墨尚志氣故十一鶴各有萬里之勢不
以力舉以神運其委蛇之度彷彿白鳳誠得其真也今
此畫在縣署屋壁幸而高堂未圯得慰佳賓但恐燥濕
不時暴露風雨墻壁一圯畫難保矣夫畫鶴終嗟風雨
若真骨自在雲霄耻飲滄泉冥冥遠舉夫豈人所能馴
者以視十一鶴又何如哉○少保于寶懷貞附太平既
知而不能除又不能去有愧于鶴之磊磊出塵矣少保
誠超然遠引免于禍患則志氣遠舉是即真鶴惜乎能
畫鶴不能自置其身于真鶴若不免于滄池之飲者誠
足惜也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尊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

臨山水村烟對浦沙應江水二句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應

江水東流客不能與俱東州清尊在手白川已暮豈以
異方宴賞遂置長安不問耶顧此野亭在東山則臨山
對江流則臨水遠望村烟起于沙上誠形勝之地
雖京華是我家既逢宴賞將醉鄉而即我家也已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

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以上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綠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

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

風起寒浪湧取樂歡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

客色不動以上泛江之飲請公臨溪莫相違回船罷酒上馬歸人

生會合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用傲戒結

姚公爲今日陳太丘有政聲矣王公爲今日桓御史真
佳客也下時登山而宴可以銷憂姚公之興似猶未已
當此江清日落携美人登綠舟更爲泛江之飲清歌未
絕妙舞復作歌舞之餘遊魚出聽想其低昂水面一若
有求于人者俄而風起浪湧船爲不前星爲搖蕩向時
賓客歡呼取樂者今亦歛容而不敢動然則諸公臨溪
可不戒哉回船罷酒上馬遄歸信乎會合無常樂
不可極若使夜深忘返霜露濡衣諸公慎勿然也

杜詩闡卷十五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梓州詩

廣德二年

遠遊

遠遊命題全是去蜀之想屈
原不得志於懷王爲賦遠遊

賤子何人記迷方着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
種藥扶衰老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賤子流落何人記憶亦所向皆迷到處爲家而與野色
春沙作伴耳况賤子老矣種藥自扶賤子窮矣吟詩自

解我數年無家。只為朝義未滅。今聞官軍一擊。敗走河北。若果然耶。從此京華。可以晏然。我賤子豈終迷方。遠遊於此者。殆無家而有家矣。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廣德元年正月。官軍僕固瑒。侯希逸等。追史朝義。朝義敗走。繼於林中。李懷仙取其首。以獻河北諸州。皆降。先是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至鄭州。再戰皆捷。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開門出降。收河南。在寶應元年冬。收河北。在廣德元年春。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

卷詩書喜欲狂。四句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公自注。余田園在東京。四句聞後

我身羈劍外。忽傳朝義已滅。河南北皆收矣。意中事若出意外。豈不可喜。但念朝廷連年宵旰。師徒頓喪。至今方告成功。可喜事。翻覺可悲。耳退看妻子。妻子無恙。初聞時。涕淚滿衣裳。至此而愁何在。起卷詩書。詩書如故。而外。但有妻子。妻子而外。但有詩書。既卷詩書。能無放歌縱酒。既看妻子。便當結伴還鄉。我田園在東京。今由東川至東京。定須出峽道。經襄水。但峽江隘而險。則穿之。襄水順而易。則下之。此行即從此。以穿彼。便下此。以向彼。更無他阻矣。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二句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棲。

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六句登樓

情景寫足春日梓州四字

我行路既久。熟知其難。今日登樓一望。雙眼欲迷耳。所以然者。我萬里蒼茫。他鄉流落。所有者。獨我身在。顧身亦老矣。跡終滯矣。少壯之身。本我有者。今也却無。羈棲之跡。本我無者。今也但有。留滯如此。顧此梓州。江流宛

轉不離城郭。當此春日。東風消息。吹入鼓鞀。不獨此耳。樓頭燕子。來尋故巢。依舊銜泥。雙雙棲宿。獨我少壯。不再。羈縻終老。極目天涯。望眼欲迷。與言及此。傷如之何。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四句懷故

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四句

欲去梓

我登樓望欲迷者。以由天畔望故園也。此時登樓之身不能歸故園。此時登樓之眼亦不能即到故園。庶幾隨風入故園耳。故園久作戰場。今曾定否。登樓之眼隨風而入。若見其今始定。故園昔曾移柳。今尚存否。登樓之眼隨風而入。若見其更能存。縱使果定。縱使果存。我故園之歸亦豈能果遂。我厭蜀故園之歸似難更遲。我故園未得歸。吳會之遊此行須決。蓋我性不厭冷。交遊斷不可冷。我性不喜繁。勝事則不厭其繁。交遊冷何堪再。樓勝事繁。何容不往。蜀可去。吳可遊矣。遊吳必下荆門。長嘯而下。此行不甚快心哉。○勝事繁如壯遊詩中王憶勾踐想秦皇訪越女諸古蹟耳。非繁華也。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二句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四句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以諷意結

花外有萼。將以扶藥。花中有鬚。反能映花。我行其底。疑來暮雨。有此翁鬱。殊非朝霞。有此絢爛。不然。或是潘安縣。彷彿到河陽耶。或駐衛玠車。彷彿見璧人耶。顏色則好矣。少焉紫萼摧黃鬚。則泥沙同委耳。寄語此花。慎莫作泥沙之委哉。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

時翻翼黃鸝不露身六句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二句

梅柳二物本同時者人只道梅花獨發那知柳亦常新也枝枝下垂無不到地葉葉乘時自能開春况紫燕往來者枝動而時時翻翼黃鸝棲托者葉密而隱隱藏身柳亦新如此異日經秋搖落與時俱摧近看漢南應已老盡遠思灞上亦復愁人柳亦安得常新哉○結二句見得在梓州固老歸長安亦愁總是自况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一句貫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

驥裏佳人屢出董嬌嬌二句在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

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

近梓州請君一來開我愁舞罷重看花滿面尊前還有錦

纏頭六句在

使君意氣一何豪也昨遊通泉常蒙見招躍金鞍出紅粉殊不一次今我歸梓州君在通泉水東流燕西飛雖有春光不能相見然我不能赴通泉再叙舊歡使君似可到梓州重諧佳宴使君何惜攜妓東來開懷痛飲此時花枝入座即我錦纏頭亦何靳為使君多費也○此詩分前後兩截前截曰常見招非一招也曰細馬時鳴非一鳴也曰佳人屢出非一出也後截曰再騁肌膚前已騁過也曰重看花面前已看過也曰還有纏頭前已有過也騁過思再騁看過欲重看有過誇還有是為戲題惱處都是戲處戲處又都是惱處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二句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

野花隨處發官柳着行新四句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二句

別意登原送別則憑高矣一兄一弟是所親也當此芳辰適逢言別雖曰久坐能幾何時此行將赴成都矣於是憑

高而望水為遠水。遠水之浪非不愁人。山為他山。他山之春亦足娛客。不見野花處處點染行裝。官柳行行逢迎祖道。然則判官此去何傷之有。獨憑高者對此芳辰。天際離筵頻頻相值。誠有難為情者。

題鄴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獨相憐三字領至末雲散灌壇雨春青彭

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幾問賢

江船臨行而且繫者為憐明府不忍遽行耳。憐明府者其德政在鄴原也。我繫船江頭但見雨因雲而散如呂尚之為灌壇令田當春而青如陶潛之為彭澤宰雨暘若田疇闢明府德政如此夫豈百里才耶在明府數為小邑亦殫心供職我則頻驚代為問天何為如此才能使困下邑見今巴東一路明府之賢幾人問及所為獨相憐耳。○茅屋壁三字便見廉吏梗概題詩茅屋壁以媿當時大吏不能如郭明府又歎為大吏者有賢能如郭明府不能薦之朝廷故一則曰為爾獨相憐以見無人憐郭明府一則曰一擬問高天以見非天亦不憐郭賢以見我獨憐郭明府。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四句題面

淚逐勸盃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四句送客

之情

二月送客何頻頻也東津江水漸漸欲平此時泛江仰而山際煙花濃濃其重俯而浪前舟楫滾滾其輕我送客鳥能無淚淚在盃先若隨勸盃而落亦焉得不愁愁在笛外似連吹笛而生日日送客日日離筵夫豈易為情者江水悠悠知我心耳。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四句送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四句下峽

行矣崔翁今由東川下峽西歸長安幸下峽者舟楫多翁此行有共濟也翁下峽矣我行伊邇不過暫別况翁族長安此行下峽亦不過為省親問眷耳從此經行處有黃牛峽白狗峽有朝雲祠暮雨祠翁幸一一題詩使我將來出峽憑此問訊翁某日過白狗黃牛峽某日過朝雲暮雨祠知翁下峽安穩無恙即吾心亦慰矣○結二句即張籍送遠曲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意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四句惠義

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四句

陪使君

之意

當春日為無人境。寺寂矣。凌虛空為不住天。寺曠矣。既為無人境。但有鶯花。亦隨世界為古今。既為不住天。雖有何事。登臨之際。祇覺惘然。庶幾解脫塵緣。安禪於此。四使君者。其懸金印。各刺一州。未識登寺時。有此意否。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二句泛江送客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

還。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六句

都蒙傷春一水間意

今日泛江追餞同舟亦暫一水之間傷春甚矣蓋由作客東川為時已久况當衰老歸闕無期於時一水間所見者雜花爛熳重重之樹皆生輕雲往還處處之山皆有無奈雲處處而故人則少花重重而鬢毛自斑為此傷春一水間耳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二句點題含風翠篠孤雲

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山腰之景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

悠悠。官閣春江之景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挽迥添愁意

寺枕山巔。其下臨江水。一若深沈不流者。然乃山腰。則有官閣。俯仰之間。迥添愁矣。山腰之景。翠篠含風。有若孤雲。獨裊丹楓。背日恍如。萬木陰森。若官閣中。小院迴廊。當春而寂。無人到。春江內浴鳧飛鷺。向晚而若有餘閒。夫春江官閣。總在寺下。若寺枕山巔。所謂諸天者。尚出藤蘿之外。計到山頭。已應昏黑。為此翹首添愁耳。○公時正在山腰官閣。下俯涪江。上想諸天。不勝迴絕之歎。自傷遲暮。登峯難必。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說到昏黑。應須到上頭。信乎。迥添愁矣。總是借寺寓言。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二句文章盡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二句竇子才縱橫我有浣花竹。題

詩須一行

結出歸成都文章小道不足盡子乃子才。則縱橫而難量也。文章不足盡子者。以子有苦節也。有大名者。未必有苦節。則名不符實。非子有此苦節。孰能符此大名。信乎。文章抑末耳。然而尚論古人。既讀書雲閣。擅絕丹青。又問絹錦官城。才則真縱橫矣。此行必過草堂。我有溪竹。幸為題詩。夫竹本物之苦節者。題詩亦子才之餘技。竇子豈虛名哉。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穉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二句追憶更為後會知何日。忽漫相逢是別筵。二句入朝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四句自歎

我與子四十年前。童穉情親矣。四十年中。消息茫然矣。四十年前。誰料有此四十年。四十年後。豈尚有此四十年。

年信後會不知何日乃相逢又是別筵也四十年前對此花紅勝錦者爾我皆堪賞心何忿之有今老矣那得不忿四十年前對此絮白於綿者爾我皆不關心何嘗之有今老矣能不生憎凡此桃紅絮白無非春色豈口無賴但侍御此行入朝致君對此春色尚有聊賴行我留滯他鄉劍南春色比之入朝者還無聊賴耳想童稚情親之時不可再得憶四十年中之事但有茫然雖花紅絮白爛漫酒邊觸忤愁人爾添別恨而已○分作忿不忿言豈不忿也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領下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竹細野風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青山亦易盡耳其意則不盡蓋以青山上牛頭寺上此寺者袞袞不盡也我到此頓覺耳目曠障礙撤此番出遊真成放蕩無拘礙意以無邊幅能不盡矣浪出遊意以無住者能不盡矣青山有花雖農寺自靜物情於靜處能見其不盡青山有竹竹既細風亦幽世界於幽處能見其不盡不獨此也青山有鶯鶯啼未休亦似有不盡之意而宛轉移時但不知何處間關耳我上寺所聞見如此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遶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六句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結出

望

古有鶴林寺今於牛頭恍見之其山逕繞梯幽深莫測矣青山之外春色遠浮竟不識山中有寺古殿之陰明河低宿恍疑是殿角連天因想寺中傳燈之光白日應暗布地之處黃金尚存惜乎我未皈依其處及今未晚尚捨狂歌轉不住心哉

上兜率寺

堯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四句堯率
寺廬信哀雖久何顯好不忘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航四句

上寺之感

我久聞堯率名即真如法堂古佛所會處也此寺在巴蜀踞江山之勝江山無所不有兼有巴蜀蓋江山所及者大巴蜀為江山之一也此寺棟宇建自齊梁齊梁二帝皆佞佛建刹獨多故此寺棟宇遂傳至今一似齊梁暫棟宇常也我遇同庾信哀時雖久流落靡依跡類何顯好名不忘大覺未證苟得白牛大乘可渡迷津即上慈航去矣遠近非所計也○後漢何顯羅黨錮亡匿汝南公自歎踪跡有類何顯好不忘謂好名不忘舊註以何顯乃周顯之悞周顯好佛故公用之庾信未嘗好佛又何說耶

望堯率寺

牛頭是晚望堯率是曉望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不復

知天大空餘見佛尊

六句望

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二句望之意

堯率寺何在。其山徑當密樹之交。其寺門在深江之外。樹密則霏霏然者。但見雲氣江深則閃閃然者。只有浪花。夫惟天為大。望堯率而不見。則諸天為隱。亦誰知其大。惟佛為尊。望堯率而不見。則禮佛無由。亦空有其尊。然則望之縹緲。不如上之親切。少焉清盥罷時。終當隨喜一登也。○樹密當山徑。蒙翳未擴之象。江深隔寺門。彼岸未登之象。霏霏雲氣重。似性地欠光明。閃閃浪花翻。似禪乘少靜趣。不復知天大。則失其本。空餘見佛尊。則泥其末。都有微旨。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遲日深江永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四句送還

京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結到

因寄

暮春三月。江水正深。乘此輕舟。送別何往。蓋送君歸帝鄉也。帝鄉何在。愁緒為牽。春色依然。淚痕作伴。蓋今年三月。玄肅二聖。初葬山陵。送君歸京。何以為情哉。凡人見酒則忘。願子把盃。常憶從來詩。能賈禍。願子為我慎。旃。惟岑范兩公。煩為寄語。今日都非。盛年。竊恐人壽幾何。無幾相見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四句登亭

見所。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四句

所感登亭

亭在寺表。故其路迥出雙林外。亭在山上。故一登亭直窺萬井中。此時憑高而望。江城日色。真覺孤懸。憑高而聽。山谷風聲。不知何處。我身老。兵革信斷。關河流落。窮年孤蹤。萬里今日。唯餘雙淚。沾灑花叢而已。猶殘數行淚。猶是舊君餘涕。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冉冉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四句

寺。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鐘。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四句

送王少尹

寺隱谷中。不能振起。而冉冉然。峯見林表。若能秀出。而娟娟然。寺在谷中。峯在林表。則欄干之峻。上處已遠。谷中有寺。林表有峯。則結構之妙。坐來疊見。惠義寺如此。始焉。少尹騎馬而來。下行春徑。未幾。少尹衣冠而起。遂聞暮鐘。回首冉冉。寺娟娟。峯欄干何在。結構何在。但覺雲門寂寂。耳惜哉。此別安得從君。同赴成都也。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浣花里。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四句

水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送別

兼點自注

我自出華棄官。竄身至此。幸有韋郎同病相憐也。竄身而久不歸者。只因天下干戈到處未靖。江邊歲月不覺愈長耳。當此別筵。花開欲暮。况逢春日。老鬢都蒼。我草堂南溪舊曾栽竹。今當春暮。定有新梢。計此時多應過墻矣。子歸成都。幸為過訪。勿虛此行哉。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四句送

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四句自傷

梓州是諸侯泛江而餞侍御舟楫具矣。侍御是使者趨朝而歸。長安車輿駕矣。於時筵上山花自相映發。所傷心者。江邊水鳥寂寂孤飛耳。春日非霜鬢時。獨垂者何人。一夫寸心。彌遠我之歸朝。殆無日矣。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曲二首

李梓州何人。女樂何物。梓州泛江。女樂在舫。戲為艷曲。直是彈文。

卜客回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

凌風並。金壺隱浪偏。六句題面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結是戲意

使君今日為泛江宴。上客登舟。騎空回矣。一時女樂在諸舫者。蓋滿近船也。歌一動。江流清於扇底。舞一舉。野色。於衣前。既歌且舞。玉袖飄金壺傾矣。野曠則風多。袖凌風者。一雙並舉。江清則浪動。金壺隱浪者。半面。佩。歌。凡此歌舞。諸伎競將媚色偷眼。春尺。蓋將爭妍於使君。思邀二天之寵云。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縈度曲。雲鬢儼成行。四句承上

立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二句回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戲二句

女樂作而歌久矣。歌袖差池之際，白日已移。若不知日之暮也，歌舞作而笛奏矣。笛床交作之餘，青霄為近，殊不似人間境也。於時曳袖度曲者，翠眉傳其宛轉，弄笛成行者，雲鬢寫其矜莊。少焉歌舞畢，盛筵散，前此回空時，今立馬而待，晚山已黑，前此滿近船者，今回舟而歸。春水猶香，諸舫女伎，譬彼野鴛鴦耳。亮使君自有婦，豈野鴛鴦不擇耦而亂其羣哉。○以刺史日事泛江，且攜女樂，荒於潘孟陽矣。公諷李全在次章末二句，使秦有羅敷，使君期與共載，羅敷深歎使君之愚，答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公於梓州曰：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豈非以李為太守，有化民善俗之職，使野鴛鴦菜村無感，脫鼠不穿墻，雖不求壯，乃足嘉也。彼鴛鴦匹身自有定耦，野鴛鴦有不然者，使君而學野鴛鴦，何以化民善俗語似戲而實嚴。

絕句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承踏青句高樓鼓角悲。

旗句

巴俗踏青殊足樂也。回首旌旗，欲何為哉。踏青罷，則悲風起，而春色老。旌旗動，則鼓角震，而高樓悲。江邊回首，非無故矣。

奉別馬巴州

公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

國浮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四句申明

功曹非復漢蕭何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驅駒白玉珂。二句結還

馬伏波

古有伏波將軍，其功業甚盛。今巴州是也。勳業終歸，夫豈久鬱鬱者。若我雖除功曹，非虞齷之似漢蕭何。蓋因宦情久淡，志在遠遊耳。所以萬里東吳，嘗繫沙邊，守疏一時富貴，如看水上浮雲。滿地江湖，思作漁翁而遠之。

心霄漢難隨鳥翬以翱翔獨愛春湖之色欲下湘吳
詞知白玉之珂再趨廷闕所以今日功曹辭而不赴千
秋勲業終讓巴州也若巴州者春湖之色亮非所愛玉
珂之興終當早朝信乎勲業終歸馬伏波哉○驪駒雖
言出門白玉珂則趨朝馬飾時公圖出峽梓州登樓
長嘯下荆門送祁錄事曰江花未盡會江樓漁竿
非無謂也

短歌行送邛州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寥君
有長才不貧賤四句慰祁錄事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

舟二句因寄蘇使君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憶昔偶然邂逅况更人事紛紜乃經年之久記君面而
不忘者有故也誠念錄事後生後生可畏何寂寥之有
且有長才長才未有終貧賤者今歸合州起柁而往沙
江花未落時也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二句惠義寺園萬里相逢貪

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二句

我餞員外於此園裏朱櫻已垂朱實蓋初夏也園在郭
外負郭諸田豈我有耶幸與員外萬里相逢正貪握手
况員外才高使人仰望者今此離筵庶幾當之無愧二
○朱櫻此日垂朱實見時日將夏客終留滯郭外誰家
負郭田言田園
雖好非我故鄉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

花悵望近人開四句追叙別筵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礙

回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四句寫在道

猶想惠義寺園雙峯對席萬竹浮盃此時細草堪憐互
留連不舍者為其侵坐軟也殘花可惜吾悵望不勝者
為其近人開也此昨日事耳寺園叙後隨即登舟昨日
同舟不可再得是昨日猶未別也登舟而後隨即上馬
今朝雖行猶當並驅是今朝猶未別也直到綿州始期
分首此際一西川一東川去則同去來則獨來江邊樹
裏形影誰憐耶○萬竹
本漢書橘千頭竹萬箇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萬井逼春容霄漢
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六句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胃二句觀漲

呈竇使君

綿江何漲宿雨為之耳波濤所及直逼遠峯於時水勢
激射象為噴薄孤亭幸在水上尚能凌之水勢衝蕩象
為春容萬井近在水邊能無逼耶所幸者高鳥在霄漢
耳然水愈上則泥沙愈下老龍膠固不能出而亦受困
高鳥愁老龍困我之心胃焉得而豁幸有使君攜我同
觀得快然一豁去○春容者擊鐘每一聲為一容以喻
水勢衝擊之狀徐緩不迫晚唐鄭網寒夜聞霜鐘有春
容時未歇句

又呈竇使君二首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

小剡縣傍眼見揚州二句應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二句

應次

我意江漲少止乃波轉作惡只恐岸亦隨流去耳賴有
杯酒可醉使身如海鷗聽其所之然似此洪波關心之
處剡縣為小鑑湖不足道也傍眼所及揚州在前大江
不是過也所以轉驚耳猶幸使君是情人情人共飲片
愁少釋然則杯中物信足自遣海上鷗終許同遊哉
○公吳越之遊每飯不忘故關心傍眼便作是觀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青二句漲退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六句

向晚而漲退矣波凝微綠即岸脚亦映天光而青色焉向晚則日暮不獨日暮與春兼暮春暮則愁深一似愁深與醉無醒雖則無醒漂泊之餘終賴杯酒雖有杯酒驛亭之上不免踟躕所以然者我與使君萬里作客同是浮萍漲水雖退如長別何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四句送別

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漫陶潛四句奉送

之意

吾聞閬州江山天下所稀必吏隱兼者蓋茲方稱君真其人哉我之律而送雖寵君行亦憐別緒况今日期廷則不然乃操持則當自勵必四知是稟絕去嫌疑乃為賢耳古有陶潛亦兼吏隱他時按縣若得陶潛其人可如往年督郵使有折腰之事哉

舟前小鷺兒

公自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官池乃房琯罷相後歷漢州刺史時所鑿琯歿後各為房公湖公過漢州在廣德元年暮春房公被召矣鷺兒春雁不無微詞

鷺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鷺二句點鷺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

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四句諷之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二句危之

官池鷺兒色黃似酒漢中之酒有名鷺黃者吾對鷺憶酒對酒轉愛鷺也舟前見之頗怪其引頸而嗔船之逼又怪其無行而亂眼者多有時翅開遭雨思矚無如力小困波終沒少焉舟回客散此城西北角豈無狐狸日

暮遭之亦奈何哉。○引頸諷其貪無行。諷其躁。翅開諷其不自斂。力小諷其不自量。客散狐乘危。其權移勢去。禍隨之也。此似為董庭蘭一輩言。

官池春雁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鴻鴈亂為羣。二句傷其失時且休悵望看

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二句諷其知止

雁謀稻梁。今日不足。願不遂矣。雁非鴻鴈。今與為羣。亂其類矣。雁不飛雲漢。而在官池。似有悵望。且休悵望。只恐歸時。尚有暮雲之隔。終不得遂其志耳。○首二句。傷房公罷相為刺史。祿位兩失。後二句。諷房公被召還朝。恐其終不免也。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二句翹在雲天終不遠力微增繳絕須防。二句

雁當春思歸亦急。欲還鄉耳。寧論紫塞有霜。况翹猶在也。何患雲天終遠。但恐力微。增繳之加。出於不意。此後正須深防云。○此傷房公歸朝。雖讒人尚在而不顧。房以賀蘭進明之謗。至於放逐。是增繳須防者。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青谿不相見。應首

回船應載阿戎遊。應次

此地有楊公池。吾到池頭。不勝其悶。幸逢楊子。來鎮東州耳。何以悶。不見楊公。但見此池。向青谿而寂寂。故也。既逢楊子。從此回船。應載阿戎。與之共遊。悶解矣哉。○楊公池。蔡夢弼謂楊梓州先人嘗鎮梓州。蓋池引水在青谿西。今子又鎮此州。故有阿戎句。蓋王戎為王渾子。謂楊梓州為阿戎。則詩中有其父可知。向青谿而不見。正是悶意。却向青谿不相見。申明悶到楊公池水頭。回船應載阿戎遊。承足坐逢楊子鎮東州。蓋不見其父。喜逢其子也。或作房公。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

四句

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四句

川俗以柑為田故江岸柑園廣有二頃今纔有葉葉青而密能使青雲羞今纔有花而繁能使白雪避他日者結子則隨邊使不煩驛騎之傳如生致荔枝之事開筒則近至尊無過土物之貢如厥包橘柚之常計百果中豈無桃李先時而熟亦思獻金門而未可必也柑之熟雖後桃李原無與物爭時之意柑之獻終及金明亦何至有遺棄之悲哉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

朝不入非高計四句已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

營二句借祿山以警諸將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一何將來事

先是漁陽為安史巢穴自雍王太子适為天下元帥漁陽精銳盡為所統無不在節制中矣猛將如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以幽州降薛嵩田承嗣等皆稟後至之誅盡以管內地降本朝者誠知不入本朝為失計耳彼范陽舊為祿山峙兵儲糧地築雄武城為郿塢以防敗走而竟不保此河北諸藩所由盡歸本朝哉然則今日大勢河北諸將可令悉解兵權繫書一問彼燕父老必以休兵為善又何須十萬師煩此諸鎮為也○末二句似為僕固懷恩發廣德元年春河北諸州已降懷恩恐賊平寵衰留薛嵩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公曰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直欲以片紙消弭之河北諸帥皆可撤去此即郭子儀請罷諸鎮意此策不行河北諸藩竟貽患數十年漁陽結二語真石畫也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

四句一篇

之遭亂到蜀江臥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

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

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

安得酣歌眠以上叙卜居草堂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

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

慘澹凌風煙事跡毋固必幽貞愧雙全以上去草堂尚念四小

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為鄰里憐以四松結自况

我性不羈生而放誕委心任運覺天地間有無容計較者亦嘗欲逃諸自然耳惟是性嗜酒風竹為緣於成都郭外有浣花草堂之下顧我有此草堂亦非得之祇因遭時離亂流落蜀江時復臥病便宜行事因之茅草郊外曠地墾西經始上元固不為亟落成寶應亦不為

野亭臺無用結構也臨江流而愛其疎豁無事疏鑿也豈無會心之侶同遊把釣無奈世亂之甚不遂酣眠我營草堂一任自然而已昔為避亂而到蜀江者今又避亂而去成都焉彼蛟龍出沒原無定居黃鵠翱翔長思遠舉人而懷土牽於外物有愧賢達矣惟是魯鈍性成幾先素昧知道亂起攜妻遠行慘澹風煙流離已極猶幸率任自然毋固毋必去蜀入梓行止無碍所由身免亂賊幽貞苟全夫亦得力於平生能逃自然耳緬想經營草堂時手植數種極不忘者四松尚小倘纏蔓草則數寸霜根一朝頓撥我縱未歸其如鄰里痛惜何此詩大意盡於葛常之詩話然謂公避成都之亂在來梓園其心嘗在草堂戀戀不捨如田舍翁一椽一茅寢食以之者須知天地逆旅日月過客公嘗曰茅齋付秋草又曰浣花草堂亦何有世尊塵埃棟梁摧頽公每念不忘君國則有之草堂則未也故知此詩當以雅欲逃自然一句為主自然者毋固毋必隨遇而安無入不得故以自然起以毋固必結夫豈沾沾一草堂者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嚴武去後東川使節虛懸以章彝為留後公論巴蜀安危表云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眾望也公於章彝多諷辭後彝卒為嚴武殺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頂絕城句

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承清宴句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自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樓南

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畢

事情

東川為絕域當此長夏得同留後清宴於此絕域則朝廷遼闊遠在燒棧北鼓角亂鳴常在漏天東清宴則我於將軍之策屢食有慙况此御史之驄常叨與共自歎却老無丹搔頭有白惟是關山寇盜不入嘯歌之中土木形骸但付酒盃之內耳今日南樓長夏對此野雲消景

伍又何窮途足慟哉○章彝為留後不能乃心王室觀公冬狩行諸詩可見公示之曰朝廷伊邇只在燒棧北疆為事公警之曰鼓角不遠已在漏天東章應慎固封守勿以封疆為無事語意可參出號夜傳號令以出凡用兵下營必就主帥取號而行以備緩急相應如玄宗誅韋后逮夜葛福順請號而行即那綽之亂楊國忠之僭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凡有記號以相別識皆謂之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能迴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涼四句題面

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四句自叙

南樓之席改於臺上迴矣既出號而留門乃夜深而月復光焉臺迴故其高在雲霄上暑濕誰侵且直據山谷間風涼自進但我老去之人一盃已足屢舞之興誰惜其狂江城黑則須蠟炬紅既留門而月復光官燭何為

者。是官燭不足增月光。適足惱鬢毛耳。鬢毛已蒼。何勞燭照哉。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入。白白江魚入饌來。四句扶侍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

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盃。四句送別

昔漢曹大家隨子至官。作東征賦。判官之母。即大家也。其東征者。以隨子回家。而風生洲渚。錦帆為開矣。於時帆前竹笋。迎船而出。一似感判官之孝養而出者。渚裏江魚入饌而來。一似感判官之孝養而來者。豈非母為大家判官亦不媿。孟宗姜詩哉。今當言別為意。無窮時值艱難。需才最急。此去黔陽。天南地北。信使難通。今日酒盃。何惜頻勸。判官尚早出濟時也。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陌

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八句惠義寺餞宴

回策非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颺。目存寒谷冰。出塵

悶軌躅。畢景遺炎蒸。六句宴畢而回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羈

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六句自歎

中軍餞客。其餞行諸事。皆有常規。亦既下令肅然矣。於時前驅入諸天之地。祖帳映金繩。而飄乃南陌。宴撤復登惠義寺者。蓋一聞樹杪之磬。來謁雲端之僧耳。少焉回騎所遵者。舊路。所攀者。舊藤。洞門之颺。入耳如激。寒谷之水。觸目而涼。信乎。此地出塵。俗客不到。登臨至晚。炎蒸頓失。我願避暑於此。棲息忘年。所可慨者。羈旅之人。嘉會不再。艱危之日。良友難得。人生幾何。堪此離恨。重重耶。

章梓州水亭 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韵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菱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

四句水亭

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

二句自注

荆州愛山簡我醉亦長歌

以陪宴結

亭傍城邊晚通雲霧亭跨池上深逼菱荷亭與廳事遠矣吏人守之嵇康不堪今幸其少且喜眼前無俗物在水一方伊人宛在今快其多竊喜座中有名士彼淮王好服食神仙之事今漢中絕葦斷酒有其高致矣彼薊子多神異之術公卿倒屣而迎今道士彈碁其品第一有其殊術矣梓州即山簡梓人愛梓州猶襄陽人愛山簡山簡鎮襄陽遊習池置酒輒醉襄陽人歌曰日夕倒載歸酪酏無所知今我亦竊比襄陽人以此歌贈梓州水亭之會真習池也

陪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

二句領

日動映江暮風鳴排檻

旗絕葦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

新亭有此高會者以諸君卜吉啓行也於時張於亭上者有幕江波映焉日與俱動列於亭前者有旗風聲憑焉旗與俱響座中有絕葦者久應改矣乃不改如故且斷酒也葦雖絕乎猶願酒則勿辭此時諸君將發留者應墮羊公峴山之淚送者皆作子荆零雨之詩一時去留難為情有如此○時必漢中王亦在會王絕葦斷酒公前戲題曰江魚美可求茲曰絕葦終不改前戲題曰忍斷杯中物茲曰勸酒欲無詞無詞者無詞以解免也據水亭之會公注漢中王在會新亭之餞王在可知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

自公

注音

行酒賦詩殊未央

以上章梓州餞宴

衰老應為難離別

自公

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四句寫送別意

亭橋飄香，秋雲散暑。玉盃送酒，錦席延賓。主人有逸興矣。此時送客之外，更有何事？惟有飲酒賦詩耳。衰老如余，何以爲情？念少尹同蒞成都，賢聲素著。此去長安，輝光可知。今日以舊少尹還朝，他日以新京兆除職。籍籍口碑，可爲少尹早卜者。是青史趙張不足數，目前趙張真足傳也。老人願望，惟此而已。○東川絕域，刺史多豪舉。如李梓州有玉袖金壺之艷，章梓州有玉盃錦席之華。亦足見此地天隅斗絕，戎馬不交，作宦者優悠。臚杜此高崇文謂川中乃宰相回翔之地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公自注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雁過

汝陽已薨

掌中貪見一珠新

新誕明珠

秋風嫋嫋

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二句感懷

王兄薨於天寶九載，雙雁不聞矣。所喜者王珠新誕耳。但今江漢上秋風嫋嫋，殊切飄零之感。吾與王同在他鄉，不知竟作何處人，亦足悲矣。○只在他鄉，謂王今既薨，則何處人，謂王本天屬，藩王今作何處人，深痛之也。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

二句言貶謫

杳杳東山攜

妓去

承謝安句

泠泠脩竹待王歸

承梁苑句

昔者謝安泛海，雖舟楫自若，風還起也。况梁苑池臺，此時雪亦欲飛乎？風還起，雪欲飛，王歸何日耶？當謝安高臥東山，屬蒼生之望，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乃謝安攜妓，惟事遊賞，杳杳然不以朝寄爲念，誠思宦海風波，有傾舟摧楫之日，不如攜妓東山，聊以行樂也。漢中今日何獨不然？彼梁苑雪飛，歲云暮矣。雖朝廷無勅，王還旆之時，但恐兔園脩竹，泠泠向晚，久待王歸耳。謝安舟楫風還起，風可畏矣。杳杳東山攜妓去，風波何慮焉。梁苑池臺雪欲飛，雪堪傷矣。泠泠脩竹待王歸，王其終歸藩邸哉。

櫻拂子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

以上櫻拂子我

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嘔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

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以上樓拂未可棄

莫薄陋於樓拂亦誰知其身有效能於人者在當此長夏人所羨者白羽扇樓拂薄陋不堪代之當此長夏最可憎者青蠅蟲樓拂効能却能除之其柄金錯熒熒然也其繩朱絲濯濯然也豈騁顏色亦副主人之顧盼耳我年老貧病際此炎蒸之蟲嘔膚賴爾撲滅誠然服之無斃無奈世情不終謂此薄陋之姿因而競棄雖有効能之義誰復肯徵我憶其前功與為終始已歷三歲每當秋至緘滕益困者誠念炎暑清秋迭相循環豈以過時遂見棄耶○蒼蠅比小人有足除蒼蠅真有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意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所感正深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四句送

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二句叙所經過自愛惜取次莫

論兵二句規諷

亂後不易相見今喜相見秋深何必遠行乃復遠行蓋風塵為客失足最易江海送君不能為情者正為此耳子此行必適丹陽昔有丹陽尹如温嶠曾發王敦逆謀復為白帝城此僭偽者今日節度昔有公孫述據蜀改魚不法如王敦公孫述比比皆是子此行亦當擇主而事善守其身勿開口論兵賈禍失足也○考元二嘗應孫吳科舉其為人必喜談兵故戒之曰取次莫論兵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四句起

君使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四句

之任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四句

勉之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四句

別送

朝廷自安史之亂。岳牧高官皆用武臣。今河南北已收。幽燕等處。纔通使者。於是武臣輕文人。重方鎮。牧伯復用詞人。宜使君乘時起。拔擢新耳。今日出守陵州。佩呂虔之刀。自成氣象。張刺史之蓋。作牧風塵。詞人之任。風槩如此。但陵州一帶。夷獠陷後。今雖初定。瘡痍未平。使君此行。表帥衆察。宜潔白以勵已。調停衆役。宜均平以惠民。則稱厥職矣。從此霄漢而上。看汝翱翔。泥塗之中。聽予泫沒。今日清秋天氣。萬象搖落。使君之任。時尚能回首。江濱否也。○廣德元年六月。朝廷用楊綰議。廢帖括。取行實。明經進士俱停。最為近古。七月。又以行之。既久。不可遽改。用詞人為岳牧。公意正謂岳牧作鎮方州。軍民皆其所屬。非詞人可勝任者。岳牧用詞人。似諷語。投簡料外。藉用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秋來不奉一行書二句我因知貧病人

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二句韋

幕下郎官安穩與否我何由知蓋奉書則知不知者以秋來不奉尺書耳不奉書者緣知貧病之人久為人棄所出我不奉書能使韋郎之跡亦於我而疎也○貧病而人跡疎此其常也但恐人跡疎已不耐其疎耳公曰從來不奉一行書正是能使其疎之故能使人不疎是何等人能使人疎是何等人寧為能使人疎者

九日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

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六句

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二句往

我入梓州兩度重陽矣往歲登高曾在梓州之鄴縣北今年九日仍在梓州之涪江濱何留滯耶白髮之多日復一日何苦而不相放黃花之開年復一年雖新亦羞見之所以然者世亂之故久客無家行路之難不能自立耳然我登高感懷不自去年今日在十年以前矣不但鄴縣涪江在驪山輦道矣酒闌回首曾幾何時驪山

清路不可
復識耶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身擇深枝

四句薄暮

之景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四句

薄暮之情俯見江水最深仰見山雲薄暮時地感人矣此地寒花
幸隱亂草此時宿身定擇深枝不隱亂草寒花之生勿
遂必擇深枝宿身之害斯遠顧此江水最深地非舊國
也舊國始無時見矣顧此山雲薄暮時正高秋也高秋
徒苦悲秋耳或者我生再少尚
有可為看此鬢絲必不能矣

杜詩關卷十五終



